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八

長洲陳奐學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毛詩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疏)

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

廟也獨斷同匡衡學齊詩亦以此詩爲武王喪畢案其時已克殷踐奄誅管蔡矣鄭意以此詩爲武王喪畢而東征故箋詩主未誅管蔡說與豳風鴉鳴等篇毛義不合王肅述毛剝鄭并以此爲周公致政後之樂歌恐又不然矣曰嗣王新辟之詞也曰朝於廟免喪之詞也曰謀曰進戒曰求助遭變之詞也此及小毖四篇皆事在周公居攝三年於後六年作樂乃追敘而歌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閔病造為疾病也於

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維予

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疏子小

成王也賜賜鬻子之閔斯與此閔字義同故傳並云閔
病也造訓為箋造猶成也為與成義相近遭家不造猶
賜賜篇取子毀室之意也嬛嬛說文引詩作熒熒哀十
六年左傳熒余在疚說文作嬛嬛與今本皆互易文
選寡婦賦注引韓詩作憫憫余在疚是嬛嬛之讀為熒
熒猶憫憫之讀為熒熒皆於雙聲通用說文一部欠貧
病也引詩作欠疒部無疚字據此則毛詩當作欠矣雲
漢疚哉豕宰本或作欠召見維今之疚不如茲字或作
欠皆其證欠謂之貧又謂之病合言之曰貧病猶憊謂
之勞又謂之病合言之曰勞病其義同也○皇考武王
也念字承永世克孝句謂試王能念文王陟降之德皇
祖文王也庭直大田韓奕同止詞也陟降庭止猶言直
上直下耳文王篇文王陟降傳言文王上接天下接人
也直接一意此及訪落敬之三言陟降義並同箋云念

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
鄭於直字下雖增道字以成義而其解陟降就文王說
與傳同也漢書匡衡傳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
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
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匡衡主解陟
降就上天歆享者說與毛詩傳不同○爾雅敘緒也序
與敘通繼緒猶續緒闕宮續禹之緒傳緒業也緒業一
義之引申思爲句中語助無實義釋詞云繼序思
不忘繼緒不忘也烈文曰於乎前王不忘無思字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

以保明其身疏

言二一
訪謀爾雅釋詁文謀者謀於廟也予我

也傳文時是率循誤倒箋云循是明德之考正義云率
循時是皆釋詁文是所據本作率循時是依經作訓今
據以訂正載見傳云昭考武王也悠遠釋詁文遠讀任
重而道遠之遠小旻傳云艾治也猶訓道繼道者謂繼
昭考之道也判渙疊韻連縣字判從半聲故云分也易
說卦傳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散也王肅云將
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正義
用王述毛是也漢書翟義傳王莽詔惟經藝分析王道
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此與詩義合○江漢傳
紹訓繼此紹亦爲繼按下言皇考則知所繼者爲武王
之繼文王也閔予小子篇於平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案此末四句與上篇四句一意
紹庭上下言武王繼文王直上直下之道也陟降厥家
言武王紹陟降之道以定厥家也陟降卽是上下陟降
厥家與未堪家多難兩家字相應下句所以完上句紹
字之義休美也美能紹此道也正義云上言昭考此言
皇考皆庶武王也烝民篇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
雒誥篇云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保明猶明保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傳顯見士事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

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疏

顯見釋詁文與全詩

之顯與光同義者有攸別也見猶視也思語詞易讀去
聲僖二十二年左傳釋此詩云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無不難解不易此古義也陟降上接天下接
人也傳訓士為事者事即敬也陟降厥事此就敬天者
一邊承無曰語氣說下日監在茲此就天之所命一邊
承高高在上語意說下若以陟降指天之上上下下失傳之
旨矣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引詩云毋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匡學齊詩

其釋此陟降與釋閔予小子陟降皆指天說○閔予小子訪落小子無傳嗣王所自稱義易明也此爲羣臣進戒之詞傳嫌稱羣臣故特釋之云小子嗣王也將訓行淮南子脩務篇引詩高注云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亦以月將爲月行也文王傳緝熙光明也昊天有成命傳緝熙明也熙廣也廣卽光字明廣卽明光也雒誥云明光于上下是也案光明明光義本無甚區別然此詩旣言光明則緝熙不當同文王傳訓光明當同昊天有成命傳以明廣釋之傳云光廣也與昊天有成命訓熙爲廣兩廣字正是一意廣亦大也故明廣爲明大明大謂之緝熙廣明爲大明大明謂之光明學有緝熙于光明言學自明而大以至於大明也若以緝熙訓光明則光明于光明文義難通說詩者不可失諸固也○說文棄大也从大弗聲佛訓大者棄之假俗字韓詩外傳及說苑君道引詩作弗亦假俗字傳云仔肩克也者說文仔克也爾雅肩克也是仔謂之克肩謂之克仔肩謂之克猶左謂之助右謂之助左謂之克肩謂之克仔肩此分合同義之例箋仔肩任也任亦克也佛時仔肩書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也示古視字我我天下也縣露身之養重於義篇云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

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
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
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案董釋
詩以示我顯德運行字句或漢時師讀如此也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傳毖慎也荇蜂

摩曳也摩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

終大者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傳堪任予我也我又

集于蓼言辛苦也疏箋懲艾也釋文引韓詩懲苦也韓

義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又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
創是唐人於而字句絕也毖慎桑柔同民勞傳云以謹
無良慎小以懲大也義略同蜂當作摩摩當作摩爾雅
釋訓粵粵摩曳也傳所本也荇雙聲摩曳雙聲今俗

所謂扯曳是也說文僇使也律使也段注云僇律蓋粵
峯之正字瘴曳者使之也桑柔傳云并使也辛螯釋文
引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辛事謂辛苦之事也毛義當
同○桃蟲鵽爾雅釋鳥文說文鵽桃蟲也蓋桃之爲
言兆也兆小也鵽即鵽取小爲義箋云鵽之所爲
鳥題肩也或曰鵽鵽韓詩說鵽鵽即鵽故或說鵽與
鵽鵽爲一鳥今本箋作或曰鵽定本集注作或曰鵽皆
非完本矣正義云按月令注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
或曰鵽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鵽不類諸儒皆以鵽爲巧
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與謂鵽鵽
鵽桃蟲鵽爾雅毛傳區別甚明鵽鵽小鳥故或評之爲
鵽以其鳥偏巢攻緻故又評之爲巧婦而說者遂以桃
蟲爲巧婦失之遠矣傳云鳥之始巧婦而說者遂以桃
桃蟲之狀正義引義疏云今鵽鵽是也微小於黃雀其
雛化而爲鵽故俗語鵽鵽生鵽易林亦謂桃蟲生雛或
曰布穀生子鵽鵽善之案此與傳說略同而始小終大
未之驗也拊疑當作翻文選陸機贈馮文熊詩劉琨答
盧謏詩注引毛詩皆作翻又謝瞻張子房詩注引薛君
章句翻飛兒是其證肇訓始生民維清同始小釋肇允
彼桃蟲句終大釋翻飛維鳥句言始者彼桃蟲之小鳥

後乃翩然飛爲大鳥此亦慎小懲大之意也允語詞○
爾雅堪勝也任與勝義相近傳訓予爲我我成王自我
也篇中三予字同蓼讀爲瘳瘳病也言辛苦者引申義
也逸周書柔武篇以匡辛苦孔注云辛苦窮也一說蓼
味乎故云言辛苦楚辭東方朔七諫怨上篇蓼蟲不知
徙乎蓼菜王注言蓼蟲處辛烈會苦惡不能知徙於葵
菜會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洪興祖補注云蓼辛菜
也魏都賦云習蓼蟲之忘辛李善引楚辭蓼蟲不知從
乎葵藿案此云蓼蟲或本三家詩有桃蟲集蓼之說與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疏

此春祈社稷之樂歌也天子有王社王稷又有大社

大稷大社大稷與天下羣姓共之也在王宮路門內之
右王社王稷在郊爲境內之民人祀之天子藉田千畝
在南郊社稷之壇與藉田相近也祈穀之祭上帝於夏
正月后土於夏二月后土爲社詩兼言稷者爲五穀因
重之也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
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傳除草曰芟
除木曰柞畛場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噏
其飴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傳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疆疆力也以用也噏眾貌士子弟也有
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
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廩傳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傑
言傑苗厭然特美也廩耘也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
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傳濟濟難也飴芬香也椒猶飴
也胡壽也考成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

此也振自也

疏

說文芟刈艸也秋官柞氏注柞除木之

訓釋釋耕也舍人注釋釋猶釐釐解散之意今爾雅作

郝郝釋者本字出車傳塗陳釋也是釋有解散義也良

耜箋云千耦其耘輩作尚眾也隔者田耕之處爾雅毛

傳皆云下溼曰隰隰謂下溼可耕也凡簡兮山有扶蘇

山有樞晨風四月山隰皇皇者華常棣信南山黍苗原

隰公劉隰原車鄰阪隰皆以二者並言分別高下則隰

吟猶是也場釋文作易古疆場多作易說文無場字可

證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吟注吟容大車說文吟井田

閒陌也井田閒陌可容大車則其道之平易可知故傳

以易釋吟也信南山疆易翼翼傳易畔也易今亦作場

徂隰徂吟猶云而隰而吟也古徂且同聲且而同義故

且謂之而徂亦謂之而矣詩蓋以兩載字兩徂字六侯

字皆疊用之為語詞○主卽一家受田之人也古者二

十授餘夫之田三十授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

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乃子

受田矣傳云家長為一夫家之長也伯亞卽餘夫也伯

為長子則亞為仲叔曲禮二十日弱是二十以前為弱

二十以後為彊彊則授以餘夫之田二十五畝為百畝

四分之也漢書食貨志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是也旅即餘夫之未受田者也傳云旅子弟與下文士子弟同義未滿二十若子若弟任饁耘之作亦食家長受田百畝之稅故大約有八口五口也侯彊侯以句總上文出耕之事傳云彊彊力以用謂皆能用力也說文噴聲也詩曰有噴其饁案說文當作眾聲也噴字從口故云眾聲毛釋經義故云眾兒思齊傳云媚愛也箋云依之言愛也士子弟正義云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思詞也蓋此篇思媚與有依對文思猶有也桑扈絲衣思柔與其賦對文思猶其也采薇出車來思與往矣對文思猶矣也思皆為語詞○略讀為畧假借字也說文勑籀文作畧畧有銛利之義爾雅云剡畧利也剡大田詩作覃畧詩正義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引爾雅皆作略玉篇畧今作略剡覃畧略並聲同通用箋云函舍也活生也小星韓詩傳實有也實與有同義播厥百穀實函斯活與大田篇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句義相同爾雅釋釋生也詩正義作驛驛舍人注云穀皆生之貌正釋詩驛驛其達句驛釋同驛驛謂之生則達即生也生民傳達生也此訓達為射者射有剡出之義儀禮既夕記設

依據焉今文據作鈛據之爲鈛猶達之爲射矣射亦生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繹繹盛兒訓異意同厭古厭字傳文傑字當衍傳益以特訓傑也說文穡禾舉出苗也玉篇穡苗美也廣韻穡與穡同箋厭其苗穡齊等也玉篇穡苗美也廣韻穡與穡同箋厭其苗穡齊等之異文如湛露厭厭韓詩作惜惜也昭元年左傳是穡杜注穡耘也甫田傳耘除草也除草謂之耘亦謂之穡詩作庶古文假借字爾雅穡穡也今作穡縣釋文引韓詩作民民云眾兒毛韓訓異意同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然不絕也繹文本傳耘作芸○傳濟濟爲難與執競反爲難同難古難字謂穫之者眾必依次而行有均齊不絕之兒是卽濟濟之義也節南山傳實滿也豐年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賓之初筵正義引載芟傳百禮言多今無此文未知何據說文飮信南山作苾飮苾同也傳云芬香釋文作芳說文飮會之香也引詩有飮其香會謂黍稷言黍稷芬芬蓋主祭祀而言也椒與飮同義故傳云椒猶飮也梟鸞傳云馨香之遠聞也正義引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是胡爲壽也考訓成信南山行葦皆云壽考又祖考皇考昭考考皆成也謚法云考成也案此言享祀獲福與楚芟

首章同意○且與此一聲之轉北風君子陽陽騫裳箋
皆訓且爲此實本此篇傳訓匪且有言不期有此而
今適有此也此者指上文洽禮獲福而言匪今斯今言
不始於今而其見於今也有駟篇自今以始歲其有傳
歲其有年也文義正同振訓自猶中庸示改爲寅內則
祇或作振易振恆說文作楷恆說文震从眞聲讀若資
皆依雙聲立訓之例振古卽自古自古猶自管也爾雅
云振古也詩言振古故謂振爲古毛不然者必兼求乎
聲訓矣箋振亦古也正用釋言文振古承匪今斯
今句如茲承匪且有且句茲亦此也解者皆失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

此秋報社稷之樂歌也白虎通義云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

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曰仲秋獲禾
報社祭稷侯官陳壽祺云仲秋舊作仲春誤引月令以
證春求引援神契以證秋報獲與稷古通

粢粢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薺茶蓼傳夏

夏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傳桎桎穫聲也栗栗眾多也墉城也百室

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牡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傳黃牛黑脣曰特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

續往事也疏爾雅云夏夏耜也釋文字或作稷稷楚茨

相近周禮雉氏注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測即測測也

夏與測古聲相同饌猶飴也箋豐年之時雖賤者猶會

黍正義云賤者會稷耳案大戴禮天圓篇無祿者稷饋

稷饋者無尸是庶人會稷豐年則亦會黍也無羊言蓺

笠都人士言臺笠二者平列故傳別之云笠所以禦暑

其實笠以禦暑亦以禦雨故此傳云笠所以禦暑雨也

糾猶糾糾也葛屨傳糾糾猶繚繚也臣工傳云縛縛也
荀子賦箴頭銘達而尾趙繚者邪楊倞注云趙讀爲掉
掉繚長兒言箴尾掉而繚也趙繚之趙與此趙字同傳
云刺讀刺草之臣之刺士相見禮注刺猶割除也考工
記注及集韻引其縛斯捆本三家詩說文葇部縛披田
艸也从葇好省聲或作葇引詩作葇爾雅葇葇郭引
詩作以葇葇正義云茶亦穢草非苦菜也引王肅注
茶陸穢爾雅葇葇虞說文茶亦穢草非苦菜也引王肅注
讀爾雅以葇葇爲句與某氏孫郭三家以虞葇爲句者
不同王肅云葇葇水草孫炎注亦謂澤之所生竝與傳同
茶葇朽止黍稷茂止言草朽而苗茂也黍稷以咳百穀
也生民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傳第治茂美也文義相同
案晏嬰良耜十二句言耕田之事○爾雅捫捫穫也傳
所本也說文捫穫禾聲詩曰穫之捫捫釋名作銍銍云
斷禾穗聲也捫銍聲義相近爾雅栗栗眾也傳所本也
說文積積禾也積聚也秩積也詩曰積之秩秩積積秩
栗皆聲轉而義得相通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一本作
秩是栗栗卽秩秩矣壩訓城皇矣韓奕同箋云百室一
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
祭酺合釀之歡正義云遂人注百夫一節之田爲六遂

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舉鄼之制以言族也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盈滿也寧安也鹽鐵論力耕篇釋詩云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案獲之桎桎七句言豐年之事○黃牛黑唇曰犗無羊同信南山從以驛牡享于祖考傳周尚赤用驛也是宗廟用驛牡而社稷用犗牡黃淺於赤也箋犗角兒說文解角兒引詩作解犗與斛通經言角傳知爲牛角者以言犗牡也知爲社稷之牛者以此詩爲報社稷也社稷之牛角尺禮記王制篇文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仁和孫志祖讀書勝錄云賓客二字卽社稷之譌王制蓋以祭字貫下三句也若賓客則不得言祭也禮器牲不及肥大疏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是禮疏所據作社稷不譌詩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僖三十一一年公羊傳何注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是何用禮緯說與王制異而亦不及賓客可證案孫說是也桓八年公羊注禮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而秋官掌客注凡賓客則皆角尺卽用古禮說諸侯角尺而秋官掌客王制或引此而誤耳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作賓客亦誤

似讀與嗣同續亦嗣也傳訓以似謂嗣前歲以續謂續
往事言嗣續前歲已往之事也生民以興嗣歲傳興來
歲繼往歲也二傳意同正義云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
爲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求明年使續今年
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爲前往孔說是也古之人田祖
田峻皆是也春官籥師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
鼓以樂田峻甫田傳田祖先嗇也鄭司農注云田峻古
之先教田之官者案穀時傳杜四句正言秋報之事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疏)

案此繹祭賓尸之樂歌也爾雅

釋天釋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是繹者周又
祭之名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注云天子
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儀禮有司徹注云上
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
無別行賓尸於堂之事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箋云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案賓與儋同有司徹爲大夫賁尸之禮絲衣乃爲天子

賓尸之詩繹祭以賓禮事尸謂之賓尸天子至大夫同
也故楚茨傳云繹而賓尸及賓客此天子稱賓尸魯語
繹不盡饌則退此大夫亦稱繹統言不別耳○高子以
爲靈星之尸也者史記封禪書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
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
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
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
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
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
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據漢舊
儀則靈星爲雩祭之星左傳龍見而雩當夏正四月此
雩之正祭禮記月令仲夏大雩爲雩之盡時月令命有
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注云雩吁嗟求雨
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
也又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子
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注云
宗當爲崇雩祭亦謂水旱壇也蓋周人南郊與啓蟄而
郊爲兩祭南郊以后稷配春祈穀卽不以后稷配而夏
祈穀爲雩祭又以以后稷配鄭注所謂雩配先帝也至諸

侯雩上公上公中亦祀后稷漢高帝令郡國縣立靈星
祠卽后稷祠漢沿周制也逸周書作雒篇設丘兆于南
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此謂南郊后稷配天也又云日
月星辰先王皆與會孔晁注先王爲后稷案日月星辰
四字本作農星卽靈星二字祭農星后稷配會此雩配先帝之
義也農星卽靈星雩亦祈穀故謂之農星而蔡邕獨斷
靈星火星大火之次中有房星故張晏注漢書遂誤以
靈星爲農祥王充論衡明雩篇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
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
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
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不知雩者夏祈之祭
秋不雨亦常行之故漢祭靈星爲秋雩王說以爲春雩
廢此亦誤沿農祥晨正之說矣淮南子主術篇君人之
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高誘注引
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此引詩有誤晁鷟四章云公
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其意以此公尸爲靈星之尸箋祭社稷山川之尸高鄭
皆本三家詩說然晁鷟乃釋祭之詩公尸爲宗廟之尸
社稷山川不聞釋祭論衡又云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
猶而雩今有靈星古管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

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
形釋之義也王說靈星爲復雩之祀與月令合當是相
傳古義然釋者明日又祭之名不得謂復雩之號此又
誤沿三家詩說矣要之周家舊祠本有靈星古者祭必
有尸故有靈星之尸祀亦歌絲衣與載芟良耜同爲祈
報之詩序引高子說者以博異聞也鄭志荅張逸云高
子之言非毛公後人箸之與疑高子卽高行子孟子稱
高子論小弁之詩小弁傳引其說韓詩外傳又稱高子
與孟子論衛女之詩則與此高子當是一人習於詩者
故毛詩序與傳皆有高子陸德明釋文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紕絮鮮貌俅俅恭

順貌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傳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太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兕觥

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譁也考成也

疏

麻衣朝服絲衣也蓋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

耳玉篇紕鮮紕兒其所據傳作鮮紕說文紕白蠶衣兒

詩曰素衣其紕徐璉云皮弁服故素衣也通典禮四引

劉向五經通義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紕會弁倮倮

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案淇奧會弁如星

弁爲皮弁與此作會弁同又絲衣尸服不謂祭服皆出

三家異說爾雅釋言倮戴也郭注引詩戴弁倮倮釋訓

倮倮服也注謂戴弁服說文倮冠飾也引詩亦作戴弁

箋載猶戴也毛詩作載載語詞也弁倮倮謂弁者倮倮

然恭順也公羊注云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會不忍

輒忘故因以復祭祀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此與傳云恭

順義合古順慎通傳絲衣爲祭服則知弁爲爵弁箋云

弁爵弁是也箋又謂爵弁士服釋禮輕使士此說恐非

古者冕弁通稱文王傳周冕卽周弁司服凡弔事弁經

服弁師韋弁皮弁弁經弁卽玄冕天子祭羣小祀則玄

冕釋禮輕故不服衮以下服但服玄冕經上句言絲衣

謂玄也下句言弁謂冕也絲衣爵弁爲士之尊服天子

服玄冕亦不妨稱弁也○有司徹掃堂注爲備尸新之

此釋祭賓尸事於堂也傳云基門塾之基者爾雅門側

之堂謂之塾一門凡四塾門塾之基廟門內塾之基也
郊特牲釋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焦循宮室圖云明日之
祭在廟門內釋在廟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
也案祔在正日釋在明日祔必先索神於廟門內釋不
索神故先埽堂而後及基堂在內基在外鄭以祔釋一
祭故禮器爲祔乎外注引詩自堂徂基堂爲門堂堂爲
堂基堂基指一處而箋詩亦然非毛義也經先羊後牛
故云言先小後大也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三亦引此
詩而釋之云以小成大此當有奪文劉子政學魯詩兼
習韓詩說苑正用外傳內外指堂基而小大指羊牛與
毛義正同其故未聞也兩徂字當讀爲且爲句中語助
之詞且猶而也自堂徂基言自堂而基也自羊徂牛言
自羊而牛也韓詩外傳作自羊來牛來亦語詞也箋訓
徂爲往亦失之○爾雅鼎絕大謂之鼐此與傳說同也
說文鼐鼎之絕大者段注云絕大謂函牛之鼎也九家
易曰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說文又云魯詩
說鼐小鼎案魯詩家蓋以上句先羊後牛本句又先鼐
後鼐則鼐鼎爲載羊之鼎遂有此說但上句堂基羊牛
以內外小大作儷耦至本句變文自當以爾雅毛傳爲

正解韓亦當同毛也爾雅園弁上謂之肅此與傳異而
實同也傳以肅肅對稱肅大而肅小爾雅乃詳說其形
也箋鼎圖弁上謂之肅正義云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
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
之是也說文亦云肅鼎之圖掩上者詩曰肅鼎及肅俗
作鉉掩與弁通○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
七月稱彼兕觥傳兕觥所以誓眾也則兕觥為獻酬賓
客之爵釋祭行旅酬故設兕觥焉楚茨篇云為豆孔庶
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即其義也觥當依釋文
作斛斛角兒釋詞云思句中語助也不吳釋文定本作
吳正義作娛史記孝武紀引詩作不虞虞或本三家詩
娛與虞同毛詩作吳泮水箋吳謹也正用此傳訓方言
吳大也說文矢部吳大言也並與謹義相近不敖史記
引作不驚蓋敖之為驚猶吳之為虞也不吳者言不謹
謹也不敖者言不敖慢也胡壽考成傳已見上篇此重
釋考為成立義自異胡何也何何不也胡考之休言何
不成休也史記引詩而言曰今
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

酌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疏) 維天之命

禮成告文王此樂成告武王樂莫大於大武故云告成大武也儀禮禮記皆言舞勺則樂有舞矣酌與勺同後箋云養即經中養字傳訓養為取序養天下即取天下大武之功在於取天下此告成大武之詩而篇名酌者言酌時之空所謂湯伐桀武王伐紂時也曰酌先祖之道者先祖謂文王文王之道三分有二而不取武王酌其時八百會同則取之孟子曰取之萬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萬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序以大武之取天下為能酌文王之樂春秋繁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王作頌時言之耳春秋繁露質文篇云周公輔成王成文武之制作約樂以奉天此約即酌也漢書董仲舒傳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曰奉天者不過言革命所以順天言其盛者以周之道也武功為極盛耳禮樂志云周公作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此正與毛詩序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勺合曰大武此或出三家詩然亦足證此序言告成大武故有合曰大武之語至蔡邕獨斷應劭風俗通亦皆言酌先祖之道知序義之來古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時純熙

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傳龍和也蹻蹻武

貌造為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傳公事也允師疏爾雅美

釋詁文王武王也遵訓率率與達同養訓取者月令羣

鳥養養注養謂所食則養養猶言取食也禮記射義篇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猶言知

所取法也孟子告子篇舍其梧櫝養其槭棘猶言舍梧

櫝而取槭棘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猶言取一指而

失肩背也為其養小以失大猶言取小失大也於己取

之而已矣趙岐注云皆在己之所養養為取則取為養

皆其義證宣十二年左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其下即引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杜
注云者致也致討於昧案者昧即攻昧傳訓晦為昧義
本左傳武篇云者定爾功此詩為告成大武故章首發
端本武篇而言韓詩外傳兩引此詩而釋之云言相養
者之至於晦也又武篇韓詩訓者為惡此箋謂文王事

紂者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當用韓義而武篇之者又不從韓詩○純大也熙廣也介亦大也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眾也率以取是味謂誅紂定天下以除味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大平也正義用王申傳傳意或然也龍和長發同龍之為和識者皆不得其解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尚書撰異云史記漢書皆作其或作龔漢書敘傳龔行天罰班固東都賦龔遷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又秦和鍾銘龔黃天命案尚書龔字其義皆可訓為和自俗人改龔為恭則失其義矣詩之龍即龔之古文假借字傳云龍和也凡應天順人謂之和言我周協和伐商遂受天命有天下與書所云武王龔行天之罰其義正同大明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傳變和也其意亦正同○傳於版圖踰訓踰高踰訓壯此云武見各隨文訓造訓為王之為言武王之為武也載猶乃也實當作寔寔維是為也公訓事事即伐殷之事載場有嗣寔維爾公武篇所云嗣武勝殷也

桓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疏正義云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代

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于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與案書類于上帝文在巡守之先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記在師甸之後至肆師甸祝大司馬表貉諸家以為貉即禡祭皆為四時田獵設祭是巡狩大甸獵皆有類禡序云講武則不獨施於出征矣蓋武王克紂代殷出征類禡云桓武志也者正義云桓而類禡當亦以此為樂歌歟云桓武志也者正義云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功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傳士事也閒代也疏

綏猶和也婁數也宣十二年左傳引頌曰綏萬邦婁豐年而釋之云和眾豐財謂武七德之二事也泮水傳云桓桓威武兒士訓事箋云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是也四方為外家為內漢書匡衡傳陪

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匡雅圭治齊詩而
毛詩義亦同也○閒代爾雅釋詁文皇字繫承天字文
王傳云皇天也於昭于天皇以閒之言武王之德昭著
於天故天以武王代殷也皇矣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
此其義矣箋訓皇君謂紂爲天下之君於上下文義頗
覺迂曲正義用王肅申毛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
用美道代殷定天下王以用美道釋皇增字成義亦非
解的

賚一章六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疏論語堯曰篇云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序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彛作分器史記殷本紀作封諸侯古邦封通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傳勤勞應當釋陳也

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疏

勤勞爾雅釋詁文傳勞下當有也字宣十

一年左傳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勤皆勞也文王篇疊疊文王傳疊疊勉也勞與勉義近○我我武王也應當下武同我應受之與武嗣武受之句義相同敷宣十二年左傳引詩作鋪敷鋪皆布也傳云繹陳者陳讀如文王陳錫哉周之陳王肅云文王能有布陳大利以賜子人與序言錫子善人正合此謂武王錫予卽是行文王陳錫之事也徐幹中論爵祿篇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卽引此頌而釋之云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案徐偉長漢末靈帝時人其解詩猶能發明序傳之旨矣徂往也往伐殷也定安也與武者定爾功之定義同受命敷繹重言之者周以文王官人爲法也

般一章七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

疏正義集注本有般樂也三字今誤入

箋者非也酌桓賚三序皆申說名篇之義例與之同般與時邁皆巡守之詩時邁告祭天般則望祀山川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

也隋山山之隋隋小者也翕合也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傳哀聚也時周之命疏皇美也序言巡守而祀四嶽故

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而嶽華北嶽恆亦謂巡守四

嶽也若周雍鎮之嶽為畿內望祭非巡守而祀故傳但

言四嶽而不言五嶽五嶽見於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

五嶽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五嶽之名爾雅釋山

具有二說前說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

衡後說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

為北嶽嵩高為中嶽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白虎通

義引尚書大傳說苑辨物篇風俗通義山澤篇何休公

羊隱八年注並同後說鄭康成文山部從古稱易嵩高為大

室其解亦不異後說鄭康成大宗伯注用爾雅後說而

大司樂注本爾雅前說說自兩岐鄭亦不全用舊解矣

與竊謂統大地言曰四嶽并畿內言曰五嶽爾雅釋地

河南曰豫州爾雅豫州之域從河南以至漢水改禹貢

西河南面之地并入於豫則大華屬豫而不屬雍說者

以爲此殷制然九州可改四嶽不移殷都在冀四嶽仍從夏制周禮職方西南輿地同殷四嶽亦當從殷制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王引之以山爲衍字鄭注云嶽吳嶽也漢書地理志吳山在右扶風汧縣而古文以爲汧山續漢書郡國志汧縣有吳嶽本名汧是職方之嶽卽禹貢之汧周都豐鎬改汧爲嶽實始於周嶽者山之尊稱周於王畿近西之高山名爲嶽以象鎮之華改爲中聞以雍鎮之嶽呼爲西嶽并不得以象鎮之華改爲中嶽可知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王畿所望祭之山尤尊故亦有嶽稱王制云五嶽視三公是也五嶽并數雍嶽至巡守述職之所有事仍數四嶽而不數雍嶽或曰周公營邑成周故大室爲中嶽以配四嶽故曰五嶽此更非也周禮作於周公居攝之六年而成雒邑在居攝五年職方氏所掌辨九服之邦國必依土中定畿制而九州山鎮亦必依土中定州域職方山鎮不及大室昭四年左傳司馬侯言大室又列於四嶽之外皆其明證也邵晉涵爾雅正義據此以爲五嶽有嶽山而無大室其說甚確又以爲爾雅前說釋周禮五嶽之名末後說爲漢初傳爾雅者增益其文金鶚駁之云四嶽歷代不變中嶽隨帝都而移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晉陽皆

在冀州之域故竝以霍大山爲中嶽殷湯都而亳在豫
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故
以嶽山爲中嶽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
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
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
制故五嶽之名不改案金誠齋據禹貢至于岳陽至于
大岳皆指霍大山遂謂唐虞夏以霍大山爲中嶽據爾
雅河而嶽職方雍鎮曰嶽山遂謂西周以嶽山爲中嶽
因又謂爾雅嵩高爲中嶽定爲殷及東周之號但嵩高
山禹貢謂之外方左傳謂之大室史記封禪書武帝以
三百戶封大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漢書郊祀志云封密
高爲之奉邑則嵩高之名始於漢武禹貢職方皆但言
嶽封禪書郊祀志於堯典四嶽之下增益其文曰中嶽
嵩高也地理志云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
爲中嶽則嵩高中嶽之稱始於漢武帝郭璞云霍山今在
廬江潛縣西卽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識緯皆
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
南嶽則改衡爲霍亦始於漢武爾雅末後說邵二雲以
爲增益無疑漢帝信讖緯議封禪漢廷諸臣媯美本朝
故司馬遷劉向班固許慎應劭何休說四嶽者往往益

嵩高中嶽以配五嶽之尊恪遵時制不敢游移要不可
與論古也毛傳言四嶽而因及五嶽乃詳證之如此○
隋字又作墮此山名爲墮不爲墮傳釋經墮山之義云
山之墮本爾雅釋山巒山墮之文而更申明墮之義云
墮小者也者如小豬爲墮魚子爲鰾之例山墮乃大山
旁落之小山也玉篇墮小山也說文巒山小而銳墮山
之墮墮者从山隋省聲讀若相推落之墮許於墮讀若
相推落之墮相推落是卽墮之形狀蓋於音箸義也氏
篆下云巴蜀山名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此巴蜀
方語謂山岸旁脅狀欲落墮者爲氏亦卽墮之引申義
故許說與墮篆下同禮方祀高嶽而墮必連屬祭之者
猶若登大山禪梁父也今解之者墮爲隋圖之隋因以
爾雅之巒亦爲山形狹長豈天子巡守必取山形之狹
而長者乃設祭之乎則說之謬者矣正義又以傳文墮
墮爲疊字更不得其句解墮山與喬嶽對文墮山爲小
山喬嶽爲域中大山時邁傳云喬高也翁訓合允猶翁
河言猶合河而祭之允語詞耳凡祭山必及川先河後
海言河以咳海也東嶽在東河之東南嶽在南河之南
西嶽在西河之西北嶽在兩河之間巡守至嶽必合河
而望祭之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觀禮

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
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天
子巡守四嶽隨方而祭有祭州瀆之禮也箋解翕河謂
祭者合九爲一但九河當東嶽望祭之內不及彼三嶽
矣○哀當爲梓辨見常棣篇傳云聚者秩序之意也正
義云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爲百
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釋
文於時周之命下有於釋思三字云毛詩無此句齊魯
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
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卷二十八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九

長洲陳奐學

駟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疏

駟四篇皆魯詩周武王定天下

封其弟周公旦於魯居上公之職未就國後成王滅三監封元子伯禽得受上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魯所都也孔子魯人仍魯大師之舊詩錄魯頌猶修魯春秋之義焉爾

駟四章章八句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是頌

疏

案命當讀如侯伯七命之命初伯禽就封魯本大國至春秋時爲次

國閔公又遭慶父之亂宗國顛覆齊桓公救而存之遂
立僖公僖公從伯主討淮夷能復伯禽之業如大國之
制魯人尊其教於是有大夫季孫行父者往周請命謂
請命非謂請作頌也行父請命與史克作頌是兩事史
克作頌謂作駢篇非謂作魯頌四篇也唐風無衣美晉
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
而作是詩也一章云豈曰無衣七兮二章云豈曰無衣
六兮七命以七爲節六命以六爲節晉武公始并晉國
大夫爲之請命作無衣魯僖公能復舊制大夫爲之請
命作駢兩詩序義正同也魯詩獨稱頌者何仍舊史也
錄之念周公也魯周公之後有可以繼周而王者魯也
僖公以前未嘗無詩僖公以後未嘗無詩其錄僖公者
何僖值周惠王襄王時王以莊終伯以齊始春秋十六
年春公子季友卒其冬公會齊侯于淮十七年冬齊侯
小白卒十八年春宋公伐齊夏師救齊穀梁傳云善救
齊也僖有伐淮夷之功一時史臣皆得歌頌其功行父
友之孫相繼爲魯命卿三年魯畢有職司於王室故得
往周爲君請命則可以繼齊而伯者僖公也孔子曰齊
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觀之也其以明爲頌首
者何也魯僖衛文皆繫齊桓所存之國衛文務材訓農

季年有三百乘之多故詩人美之云駉牝三千魯僖亦能復千乘之制備六閑之教其事略相等僖為魯中興之君魯又為諸姬之宗故聖人於駉尤致意焉史克大史克也國語作里革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駉駉良馬腹榦肥張也坰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薄言駉者

有駉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傳牧之坰野則駉駉然

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駉曰黃諸侯六

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疏釋文駉同玉篇駉駉同是古本

詩作駉駉牡馬說文駉下云駉馬肥盛也从馬光聲引

詩作駉駉此毛詩也又驪下云驪良馬也从馬堯聲引

詩作驪驪此三家詩也釋文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驪

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本作牧馬云定本牧馬字

作放牧馬家訓書證篇江南書皆為牝牡之牡河北本悉
為放牧之牧案江南多舊本古毛詩本作牡馬不誤牡
馬謂壯大之馬猶四馬之稱四牡不必讀為牝牡之牡
也駢駢是形容牡馬之狀若作牧馬則與駢駢義隔矣
當從釋文為長釋文本本即江南舊本也傳云駢駢良馬
腹餘肥張也者腹餘肥張正釋駢駢之義而必言良馬
者良馬對駢駢馬而言本周禮以為說河酌傳河遠也
與洞聲義相同邑外謂之郊四句傳引爾雅釋地文爾雅
邑外謂之郊今本爾雅增之牧外謂之牧一野外謂之林
非野外更有牧地毛於此及野有夙虞燕燕干旄傳鄭
風叔于田箋竝云郊外曰野又野有蔓草傳野四郊之
外皆不云牧有足證矣書桀誓篇云魯人三郊三遂郊
鄉之界也邑近郊三鄉之地郊遠郊三遂之地野猶周
之甸削林垌猶周之縣都析言之有邑郊野林垌之異
其實四郊之外直達林垌猶王畿六遂之地直達縣都
統謂之野也故雅名為垌而傳仍以遠野釋之說文
部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
象遠界也古文作同或作垌此毛詩也又馬部駟牧馬
苑也从馬同聲詩曰在駟之野此三家詩也牧馬苑謂

之駟與毛傳垆野爲遠野字義皆異薄言駟者傳牧之
垆野則駟然駟皆當作駢駢猶駢駢也此傳冢上句
在垆之野言之垆之野是放牧之處故傳云牧之垆野
序亦云牧于垆野後人遂依序傳有牧字改首句牡馬
爲牧馬不知序傳乃申明經義不必經有牧字明矣薄
言皆語詞○駟馬白跨曰駟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駟黑
色跨駟閒釋文引蒼頡篇云跨兩股閒也是駟馬黑馬
以黑色馬而唯跨白者別其名爲駟也黃白曰皇東山
同說文引作驪俗誤字純黑曰驪純者黠之假借純亦
黑也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注云馬黑色曰驪
閼宮傳驪赤也此傳云黃驪曰黃謂黃馬而帶驪色者
是曰黃下傳云赤黃曰驪謂赤馬而帶黃色者是曰驪
黃驪赤黃色黃赤有淡淺非有襍毛也正義云驪爲純
赤色黃驪曰黃黃而微赤赤黃曰驪赤而微黃是已而
又言黃驪謂黃有襍赤者則誤矣傳文馬四種有良馬
良馬當作種馬疑涉上良馬致誤周禮校人掌王馬之
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
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
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駟駟一馭夫六駟爲
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

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
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案此
傳所本也周禮六種以種戎齊道田五者為良馬其一
為駑馬四種則以種戎田三者為良馬其一為駑馬不
得以種馬獨擅良馬之稱矣傳引此六閑四種之制以
美僖公牧馬之盛耳非詩四章分屬四種如孔仲達之
說也周禮疏趙商云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二千五百九
十六匹駑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為二千五
百九十二匹案趙商本鄭仲師四匹為乘則自乘至廐
之數也詩美衛文駟牝三千舉成數耳○傳文有力二
字當衍此云彭彭有容也下章傳云伍伍有力也彭彭
言馬容之盛伍伍言馬力之彊其分章屬意如是也今
各本涉下章傳文誤衍有力耳凡詩言彭彭皆謂其儀
容之盛出車篇出車彭彭傳彭彭四牡彭彭猶駟駟
也說文駟駟馬盛也烝民篇四牡彭彭又四牡駟駟傳
駟駟猶彭彭也說文駟駟馬行威儀也載駟駟篇行人彭
彭傳彭彭多兒多亦盛也大明之四駟彭彭韓奕之百
兩彭彭皆是多盛之意說文彭彭鼓聲也重言之則聲盛
謂之彭彭亦儀盛謂之彭彭竝與有容之義相近御覽

獸部五引彭彭有容也無有力二字可證思詞也斯猶其也無疆無期頌禱之詞無數無耶又有勸戒之義焉思皆為語助臧善也以言馬之善也思馬斯臧與於萬斯年則百斯男子胥斯原有秩斯祐上一字為語助此其句例解者俱以思為思慮之思失之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

車伾伾傳蒼白襍毛曰駟黃白襍毛曰駟赤黃曰駟蒼

駟曰駟伾伾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傳才多材也疏

蒼白襍毛曰駟釋畜文大車傳莢駟也莢之初生者也郭注爾雅謂在青白之間蒼白即青白莢色如駟則知

駟為青白馬矣說文駟蒼黑襍毛駟青白襍毛此二象黑白字互譌聽為青黑則駟乃蒼白可知黃白襍毛曰

駟釋畜文郭注云今之桃華馬上章傳黃白曰皇謂黃馬發白色也黃馬發白色而有異毛襍廟者別其名謂

之駟也此篇之駟駟駟駟鄭風之鴉凡言襍毛者同其義例亦黃曰駟說見上章說文馬部無駟字釋文蒼駟

字又作騏正義作蒼騏曰騏案祺誤字蒼騏當作蒼蒼
與小戎駕我騏驎傳騏驎文正義作騏驎文同蒼蒼父
色馬有蒼艾色之文故蒼蒼謂之騏蒼蒼猶蒼文也騏
馬白馬也文選陸士衡挽歌詩駸駸策素騏素者白也
李善注乃引此傳作蒼白曰騏當是轉寫記憶之譌若
傳作蒼白則為青馬發白色矣非是○說文任有力也
重言之則曰任任楚辭招魂敦肱血拇逐人駢駢些王
注云駢駢走貌韓詩駢駢駢駢薛君章句云趨曰駢駢
竝與此任任同材當為才字之誤傳以多才釋經之才
非謂才為材也叔于田序叔多才而好勇盧令箋才多
其證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雒以

車釋釋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

黑身白鬣曰雒釋釋善走也思無斁思馬斯作傳作始

也疏青驪驪曰驪釋畜文釋文驪亦作駟爾雅釋文作

鄰或作驪郭注云色有淡淺斑駟隱鄰今之連錢

聽詩正義引郭注作隱類案類同驕俗字也說文云
驕青驕白鱗文如鼉魚許以白鱗解爾雅毛傳之鄰而
又申名驕之義為馬文如鼉魚也鼉驕變韻詩爾雅釋
文俱引韓詩及字林云驕白馬黑髦也此疑元朗涉毛
傳白馬黑髦為駱而誤為驕且字林本說文說文言驕
言駱並與毛同也有駱傳青驕曰駱是青驕為駱青驕
色而有白鱗文者為驕也白馬黑髦曰駱四牡同赤身
黑髦曰駱小戎同正義云今人猶謂此為驕馬也高注
呂覽孟夏紀驕馬黑尾曰驕蓋驕赤也驕為赤馬其色
仍以赤身得名或言黑髦或言黑尾無大異也正義云
黑身白髦曰驕則未知其所出檢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
雒字而俗本多作駱字其字定當為雒案爾雅雒鵠鵠
舍人注謂鵠鵠也南陽名鉤鵠說文佳部雒鵠欺鳥部
鵠鳥驕雒鵠不同鳥而鵠有鳥稱則雒亦黑色之鳥可
知傳云黑身為雒必有依據謂馬為雒猶謂馬為鵠也
釋文雒本或作駱疑駱乃鵠字之誤○釋文釋崔本
作驕驕古釋驕通傳云善走當從釋文本作善足為長
車攻傳田獵齊足尚疾也說文驕馬逸足者也駱馬有
疾足也並與此善足同會釗詩異同辨云作當與易震
為作足同義王劭曰馬行先作弄其四足毛以始訓作

意亦當爾箋作謂牧之使可棄駕亦與毛義相成蓋馬
先作弄四足者正是調習之狀秦風載獫狁獨騎箋載始
也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以始為調習正與此同案曾
說是也說苑指武篇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
超疾而致遠亦與調習義同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魚以

車祛祛傳陰白襍毛曰駟形白襍毛曰駟豪肝曰駟二

目白曰魚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疏陰白襍毛

者華同形白襍毛曰駟釋畜文正義云舍人曰赤白襍

毛今赭馬名駟郭璞云形赤也即今赭白馬案郭解形

白亦謂赤馬發白色者也釋文引說文云赤白襍色文

似鰕魚色當作毛文似鰕魚為駟與文似鰕魚為駟同
用疊韻為訓文選顏延之赭白馬賦注引劉芳毛詩義
證形白襍毛曰駟形赤也即赭白也此謂形白猶駟白
故駟駟可通稱正義云駟爾雅無文釋畜云四駟皆白
駟無豪肝白之名傳言豪肝白者蓋謂豪毛在肝而白

長名爲驪也駟則四骹襍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與案
今本詩爾雅皆誤唯說文不誤爾雅驪馬黃脊駟釋文
云駟說文作驪說文驪驪馬黃脊讀若簞是驪馬黃脊
爲驪而驪非驪馬黃脊也釋文又云今爾雅本亦有作
驪者與說文合則知作驪之本非矣爾雅四骹皆白驪
郭注云骹膝下也說文無驪字驪乃驪之誤說文驪馬
豪骹也骹骹也骹脛也淮南子倂真篇易骹之一毛高
注骹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骹讀開牧之開然則毛傳之
骹卽爾雅之骹穆天子傳天子之豪馬豪牛郭注豪猶
髭也山海經云髭馬如馬足四節皆有毛郭謂豪馬卽
髭馬足四節皆有毛故爲豪此可證毛傳之豪骹卽爾
雅四骹皆白之義是豪骹謂之驪初不謂之驪也今爾
雅駟旣誤作驪而詩驪又誤作驪玉篇廣韻遂合驪驪
二字兩義併說不可爲訓又案正義所據毛傳豪骹下
有白字說文無白字釋文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
目白曰白二目白魚是陸所據毛傳作一目白曰魚與
爾雅作二
目不同正義引舍人注及說文馬部驪下皆云二目白
魚毛傳本爾雅則陸所據作一目非也王引之爾雅述
聞云自驪白駟以下皆言馬之毛色一目白曰白二目
魚者謂一目毛色白曰白二目毛色白曰魚不言毛者

承上文諸毛字而省猶之黑唇驗黑喙馬謂唇與喙邊之毛色也下文說牛云黑背猶亦謂目皆邊之毛色義與一目白二目白同郭注二目白魚云似魚目也此亦誤以爲馬目中白與上文言毛色者不倫且魚外則目珠色白生時固不爾也○祛祛唐石經作祛祛王引之說詹諸其行去共當作去去案去去猶言祛祛也祛祛狀馬行去去狀詹諸行竝有疆健之意文選殷仲文詩注引韓詩章句祛去也此祛卽去之證箋云徂猶行也可牧馬使行走行

有駉三章章九句

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駉有駉彼乘黃傳駉馬肥疆貌馬肥疆則能升高

進遠臣疆力則能安國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鷩鷩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傳振振羣飛貌鷩白鳥也以興絮

白之士咽咽鼓節也于胥樂兮疏說文駟馬飽也箋云

祿會許鄭意同樂黃四黃馬駟者羣臣所樂四黃馬之

兒傳云肥疆就字訓以借喻經義箋云致祿會又以申

傳義也漢書李尋傳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

不可以重國又潛夫論班祿篇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

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義並與傳同夙夜早夜

也早夜於公所是即明明之義明明猶勉勉也禮記玉

藻云朝辨色始入○驚驚羽驚羽所以為舞持驚以舞

與鼓相應宛丘云坎其擊鼓值其驚羽此其義也詩以

燕舞起義亦即以驚鳥生興故傳義已見振驚篇而此

重發傳者將以明其興義也驚白鳥興絮白之士則馬

肥疆亦是興可互見也肥疆喻有材也絮白喻有德也

凡言興者例皆發傳於首章首句而唯南有嘉魚不發

傳於首章此又不發傳於首句皆其變例以見傳之言

興固有通於上下者矣咽咽采芑那篇作淵淵咽淵如

姻端相通之例釋文咽本又作嚮傳云鼓節謂舞以鼓

為節也言語詞于發聲桑扈傳云胥皆也于胥樂兮言

君臣皆樂也

有駉有駉彼稷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傳言臣有餘

敬而君有餘惠也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

樂兮

疏

燕主於飲酒推夙夜之心以飲酒於公所是臣有餘敬也在於公所飲酒以樂羣臣是君有餘

惠也序所謂君臣有道也傳文惠下補也字

有駉有駉彼稷駉傳青驪曰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傳歲其有豐年也君子有穀詒孫子

于胥樂兮

疏

青驪曰駉爾雅釋畜文駉者黑色郭注云今之鐵驄也說文云駉青驪馬又云相繒

如麥稍稍麥莖也是麥莖色青黑故繒色如稍謂之稍亦馬色如稍謂之駉矣駉繒稍並聲同而義通○燕燕飲酒也首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合二句一意二章飲酒三章燕又從在公而推言之此篇例也詩以始有子為韻唐石經於有下增年字而轉寫者更於傳文年上增豐字皆俗誤不可從甫田自古有年箋自古者豐年

之法如此也豐年箋豐年大有年也公羊傳大有年何
大豐年也皆謂有年為豐年則於有下增豐為衍字矣
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無豐字可證載馳篇不能旋
反不能旋反我思齊南山篇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黃
鳥篇不可與明不可與明夫婦之道及此篇歲其有歲
其有年也皆經義未明傳乃補明之以足其義句創相
同君子謂傳
公也穀善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疏

五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

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魯侯戾止言

觀其旂其旂被被鬱聲噦噦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

言法則其文章也被被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無

小無大從公于邁

疏

經中或言泮宮或言泮故傳以泮

水旋丘如璧曰辟廱辟廱四面有水泮宮則當半於天

子也箋及白虎通義通典禮十三引劉向五經通義並

云南通水說文云西南為水東北為牆所聞異也鄭注

水經泗水篇魯共王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

南水東面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面水南北四百步東

面六十步鄭所目驗泮宮遺趾與說文合禮記王制篇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宮傳所本也鄭注云此小學大

學殷之制案殷制大學在郊靈臺辟廱是也周制天子

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文王有聲辟廱是也天子郊學國

學各四諸侯用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各一鄉射禮

記於郊則間中注於郊謂大射也大學在郊各一鄉射禮

大學在郊之義證矣明堂位篇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

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魯路寢明堂

與周同制於路寢明堂四門外亦得立四代之學唯天

子四門之學總為辟廱故瞽宗亦稱而廱若魯唯周學

稱頌宮則其餘三代之學不必皆依頌宮形也此魯國

學之制也禮器篇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頌

宮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蓋周
四郊之學亦總爲辟廋魯郊近於周郊不必四郊設四
學或亦從般制諸侯大學在郊者止有一泮宮亦不四
郊皆設泮宮也此魯郊學之制也類與泮通魯頌泮宮
與禮器類宮同處而與明堂位類宮爲異處泮宮在郊
其遠近未聞也魯有國學有郊學國外郊內又有州黨
之學若魯相之國之類此州長黨正爲主人而魯侯所
不至者也魯侯之所至者泮宮也云言水則采取其芹
宮則采取其化者此總釋之也菜供飲酒鶚懷好音其
用驗已采叔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戾亦至也止訓
至則戾爲來矣魯侯戾止言僖公來至泮宮也觀其旂
者旂有文章等綴之度國人觀之樂取以爲法則也旂
校釋文作伐伐伐卽旂之省旂校讀爲胡不旂旂之旂
采叔其旂泮泮傳泮泮動也泮泮亦卽旂旂云言有法
度者動有文章也文選東京賦注引毛詩翼作鑿說文
鉞車鑿聲也从金戊聲詩曰鑿聲鉞鉞徐鉉云今俗作
鑿段注云疑古毛詩泮水本作鉞鉞後乃變爲鑿字許
所據作鉞戊聲辛律切變爲鑿呼會切與案集韻十四
泰鉞鉞噦三同呼外切說文文車鑿聲也引詩鑿聲鉞
是丁度所據說文引詩作鉞鉞也今詩作噦噦庭燎篇

同邁行也小大從公言從行者眾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

溫潤也疏藻聚藻見采蘋傳蹻有矯拂之義皇矣傳第

第第也音聲也孟子盡心篇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趙注云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

也案與此昭昭同色讀令儀令色之色傳云溫潤蓋

古語邶谷風箋君子泂泂然漬漬然無溫潤之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茝傳茝鳧葵也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眾

也疏茝各本誤作茝釋文徐音柳是也周禮醢人有茝

茝鳧葵也齊民要術引義疏云茝與苕菜相似葉大如

手赤圓有肥者箸手中滑不得停也茝大如箸皆可生

食又可淪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釋文引鄭小同說與義疏同蓴卽蓴也管子五行篇卯葵尹知章注云卯鳧葵早春而生也卯亦茆之譌○飲酒以言饗也說文云饗鄉人飲酒也應天子饗飲辟麇泮諸侯饗之宮侯春饗所歟侯也此鄉人飲酒饗之本義引申之凡飲酒皆曰饗天子饗飲於辟應諸侯饗飲於泮宮其禮同也春入學釋菜詩詠采芣正謂信公行春饗之禮而不言射者文不備也飲酒必遂養老禮記文王世子篇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周禮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皆飲酒養老之禮行葦云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所謂既飲旨酒也又云黃耆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謂永錫難老也順猶遂也長道謂尊長養老之道也行葦傳云引長也義亦同屈古諷字諷卽諷也爾雅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醜眾縣同文王世子篇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

上尊以相旅案眾即旅收即取賢斂才釋文引韓詩云
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王肅亦云斂此羣眾蓋本韓以
述毛是也此章未
及伐淮夷之事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

假烈祖傳假至也靡有不孝自求伊祐疏爾雅穆穆敬

同烈祖伯禽為魯有功烈之祖也詩述聞云孝本作季
說文季效也从子父聲效與倣同經文作季而訓為倣
故箋云無不法倣之者釋文正義所見本已誤為孝是
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季字也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
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
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為義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傳囚拘也疏明明猶勉

章言脩泮宮之化後四章言伐淮夷之功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此豕上生下之詞春秋僖十三年夏公會諸侯

于鹹左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
淮傳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
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案淮夷病杞又病鄭
于鹹于淮皆齊桓公兵車之會而僖公與焉淮之會於
十六年之冬十二月而至自會莊十七年秋九月其時
齊侯先歸畱魯侯與諸侯以爲東略之謀則僖公自有
伐淮夷之事淮夷在魯東南世與魯爲難故周公伯禽
之世尚有淮夷並興伯禽征討之後或爲魯屬國僖公
又能征伐淮夷故詩人歌以美之昭三十七年左傳晉
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是淮夷與魯固畔
則爲難服則聽從者也○爾雅矯矯勇也釋文矯本亦
作矯版嵩高酌皆作矯箋云矯矯武兒卽本酌傳也皇
矣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鹹此囚訓拘者囚與
鹹對文鹹謂已囚囚謂生者生拘之問其辭也王制出
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鹹告禮記言
訊鹹告學詩言囚鹹獻泮宮其事正同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傳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不

告于訥在泮獻功

疏

爾雅桓桓威也傳本之而益其辭云威武兒桓威也傳本之而益其辭

桓說文作尚桓桓桓皆桓之假借字瞻印傳狄遠也抑傳過遠也古狄過聲通狄彼東南與書過矣而土之人句法一例釋文引韓詩作勦訓除箋作剔訓治從韓義也箋云東南帝淮夷○烝烝然厚皇皇然美此傳承上克廣德心為訓言多士之厚美即本僖公之德心也絲衣傳云吳謹也車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傳有善聞而無謹謹之聲是即不吳之義也漢衛尉衡方碑引詩作不虞虞者吳之假借字王肅解吳為過誤非是矣不揚漢碑引詩作不陽陽義相近不謹言不謹謹也傳作傷王肅所據傳作傷傷義相近不謹言不謹謹也傳作傷王不傷害也鄭讀揚如字則與謹謹義復矣告者鞠之假借字文王世子告于甸人注告讀為鞠與此告字同鞠亦作鞠說文鞠窮治罪人也不告于訥言不窮治凶惡唯在柔服之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

傳

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眾意也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

夷卒獲

疏

賅俗字釋文作斛斛與朴讀聲相似有下

矢五十个此傳所本也正義引無服字與漢書刑法志同案周制獄訟坐成罰以束矢其束矢之數未識與詩束矢同否鄭注秋官大司寇從尚書左傳賜諸侯一弓百矢為說章注齊語及高注淮南汜論並從射禮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為說然二者皆非詩之束矢矣說文云按眾意也廣雅云按眾也並本毛訓○博猶眾也徒徒行者御御車者數厭也無數言不厭倦也淑善也

不逆言率從也固安也定也猶謀也獲亦克也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會我桑黹懷我好音**傳**翩飛貌鵲

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彼淮夷來獻其琰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傳**憬遠行貌琰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

謂荆揚也**疏**

經言飛故翩為飛兒鵲惡聲之鳥墓門同詳墓門篇孟子滕文公篇南蠻賦舌之人

非先王之道趙注云其舌之惡如賦鳥案鵲比南楚與賦舌指南蠻同義孟子即本此詩意也泮林泮宮之

林也集于泮林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也黼岷作甚
說文云甚桑實也又云黼桑甚之黑也凡桑實孰色黑
故字又從黑淮南子主術篇問警師曰黑何若曰黼然
是黼爲黑也匪風傳懷歸也日月傳音聲也歸我以好
聲用夏變夷也○釋文憬說文作應音獫文選齊故安
陸昭王碑文注引韓詩作獫薛君章句云獫覺寤之兒
今說文瞿部引詩作獫心部應下不引詩而憬下引詩
云憬覺悟也其字同毛其義同韓段注以爲淺人竄改
疑不能明也玉篇憬遠行兒蓋希馮所據毛詩已如此
琰寶爾雅釋言文正義寶作圭誤魯之淮夷猶周之蕃
服也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
寶爲摯○元大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如淳注說謂
蔡國出大龜也又食貨志元龜距并長尺二寸公龜九
寸以上侯龜七寸以上子龜五寸以上孟康注并龜甲
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白虎通義著龜篇
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
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五引
毛傳尺二寸上有長字長尺二寸是魯用天子龜也說
文亦云賂遺也案此言淮夷旣服而聲教所被雖荆揚
之遠亦來大遺元龜象齒與金也大賂二字句屬上下

與章顧既伐昆吾夏桀既伐二字句屬上下文法相同
荆揚貢金三品大龜齒革皆荆州產傳云南謂荆揚也
者就物產之地爲言其意實指荆楚也僖公時荆楚已
兼有禹貢揚州之域在魯之南閼宮六章云淮夷蠻貉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
侯是若傳南夷荆楚也詩義正同

閼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疏七章云復
周公之字

閼宮有仺實實枚枚

傳

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

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仺清淨也實實廣大也

枚枚馨密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傳

上帝是

依依其子孫也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

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麥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穉菴有下

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菴有下土纘禹之緒

傳緒業也疏

說文闕閉門也闕閉門也闕閉門也是闕閉

嫫故宮為先妣姜嫫廟生民傳姜嫫后稷之母配高辛

氏帝焉周禮大司樂以享先妣鄭注云先妣姜嫫也周

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嫫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案周享先妣在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之下先祖之上則

先妣尊於先祖故先祖為后稷先妣為后稷母姜嫫斯

干似續妣祖箋亦云妣先妣姜嫫也蓋周人以后稷為

大祖立廟更於孟春南郊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嘗尊也周

特於冬至國丘之禘配天以爲后稷親而帝嘗尊也周

家歷世有聖母功起后稷必推本於姜嫫尊親之至理

應立廟但帝嘗無廟姜嫫既不得援春秋經禘于大廟

用致夫人之禮以婦人祔於男子同帝嘗在國丘后稷

有廟姜嫫亦不得援春秋經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例

以母繫子同后稷以合會故特爲姜嫫別立廟守祧菴

八人賈疏云天子七廟通姜嫫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

此姜嫄別廟之證也于是后稷有母而帝嚳有妃后稷
非無父亦姜嫄非無夫矣此周禮也魯無園丘之禘不
禘嘗雖得郊祀后稷然所穀非南郊無后稷廟亦不立
姜嫄廟傳云在周以言廟不在魯也周人時祭不及姜
嫄據月令仲春祀高禘有天子親往之文則姜嫄每歲
止此一祭故傳云常閉而無事高禘有宮是曰禘宮蓋
祫宮始於上古說文禘祭也御覽禮儀部八引五經異
義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禘祫亦祭天也高注
呂覽仲春紀云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帝高辛之世已
在郊故生民玄鳥傳謂之郊禘帝高辛之世已為之故
生民傳云古者必立郊禘焉是也其後立廟遂為高辛
妃廟故月令謂之高禘周祀姜嫄猶之殷祀簡狄也傳
引孟仲子云是禘宮也者所以證明周人姜嫄廟為禘
宮之義在周不在魯也清淨釋文作清靜說文恒靜也
傳釋實實為廣大末章松栢有易易大兒義同釋枚枚
為禘密謂禘且密也春秋莊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栢穀
梁傳云禮天子之栢斲之禘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栢斲
之禘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國語及書大傳竝有此文闕
宮為先此廟在周故傳就天子廟栢言之也釋文引韓
詩枚枚閒暇無人之兒蓋韓必連實實作訓以狀其常

開與毛義異○大明傳云回違也上帝天也傳揆下文
釋依爲依姜嫄之子孫子謂后稷孫謂大王以下至傳
公生民云上帝不寧居然生子又云上帝居歆以迄于
今卽其義也彌終也不遲言易也○七月傳後孰曰重
先孰曰穆凡黍稷苽麥皆有先後種孰之異經於黍稷
言重穆苽麥言種稷傳又於重穆言孰義著於七月而
此種稷言先種後種皆互詞以見者也釋文引韓詩植
長稼也稷幼稼也汪遠孫云先種卽長後種卽幼毛韓
似異而實同種作種非傳釋文作卑云下皆同箋云秬
黑黍也案既有黍又有黑黍猶內則飯既有黍又有白
黍白黍以別於上黍之爲黃黍也黑黍以別於上黍之
爲白黍也黃黍者糜也稌也爾雅業緒也緒業轉相訓
續繼也續禹之緒言禹有平治水土之業后稷繼而起教民稼穡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傳翦齊也至
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傳虞誤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傳王成王也元首

宇居也

疏

又爲正此義引文小宛傳齊正也鄭爲齊齊

王自幽徙居岐陽克匡戎狄以守衛中國卽其正商室

之事是大王之緒也至于文王受命已後武王受命已

前皆續大王之緒也爾雅翦齊也翦勤也二訓竝釋詩

毛傳本翦齊立訓齊義可兼勤義也箋及周禮翦氏注

翦商爲斷商說文作戡商爲滅商許鄭本三家詩○節

南山蕩傳屈極也箋屈極也古極極通致天之屈猶云

致天之罰耳此已下始言武王滅商之事無貳義見大

明篇虞讀與誤同無虞言無敢過誤也敦商之旅猶云

哀荆之旅也殷武傳哀聚也行葦傳敦聚兒敦哀同義

咸讀爲咸劉厥敵之咸書述聞云咸者滅絕之名說文

俄絕也讀若咸咸與滅古字通文十七年左傳曰克滅

侯宣多謂滅絕也案詩克咸與左傳克滅同克勝也滅

亦滅絕也克滅厥功卽武所謂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

箋云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箋云叔父

謂周公也周公爲成王之叔父故王爲成王也元首釋

詁文元大也首子猶大子矣魯公伯禽爲周公首子凡

蔣邢茅胙祭皆餘子宇居縣桑柔同定四年左傳子魚曰管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案少皞之虛爲武王初封之地後成王踐奄益之以商奄於是魯大啓其居奄龜蒙荒大東爲周室輔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傳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疏侯侯伯也錫之成王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敦是其事矣周初封大國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周公作周禮更建邦國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周禮鄭仲師注以爲半皆附庸而鄭康成則以爲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

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又地官大司徒注云凡諸
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
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
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
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法言之也附庸
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申之云凡有功進地侯
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
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
四五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
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周
公至莊公十七君至僖公十八君而曰孫者自孫以下
皆稱孫也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案
此四句指廟祭言龍旂上公之旂畫以交龍也魯春秋
享祀載龍旂郊建大常正義云異義古毛詩說以此龍
旂承祀爲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是也承讀如大櫓是
承之承耳耳猶爾爾載馳坐轡爾爾傳爾爾也盛與
眾同義玉篇緝六轡盛兒緝俗字文二年左傳引詩杜
注云忒差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案此二句指郊祭
言箋皇皇后帝謂天也天即所郊祭之天故明堂位注
云昊天上帝魯不祭御覽禮儀部五經異義引賈逵說

曰魯無圃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之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賈鄭說同祭法周人禘嘗郊稷魯不禘嘗而猶郊稷故南郊祀天亦配后稷其實魯郊與周郊亦不盡同魯南郊祈穀爲一祭故於郊爲祀后稷而亦祈農事在夏正正月爲郊之正時說詳噫嘻篇

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傳騂赤犧純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傳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炰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眾多也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

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傳震動也騰乘

也壽考也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傳大國之賦

千乘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中也公徒三萬

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傳增增眾也膺當承

止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

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疏傳訓

為赤純箋云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繁露郊事

對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

曰魯郊用純駟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駟案

此與傳訓合享以駟犧三句冢上章郊祀帝稷而言周

公皇祖此倒句猶云皇祖后稷耳二句冢上章春秋享

祀而言下文因極陳僖公祀周公於大廟之事明堂位

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祭統外
祭郊社下言內祭大嘗禘詩亦先言郊祀后稷下言禘
祀周公皆是成王康周公之禮也詩與禮記文義正同
○嘗四時祭名天保篇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經言
嘗傳乃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者禘祫亦四時祭名也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
以饋會享先王鄭注云肆獻裸饋會枉四時之上則是
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注
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枉四時之閒故曰閒祀此天子
於四時之祭之外兼有禘祫二祭也何休文二年公羊
注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又桓八
年注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何解與毛義同然
則禘祫者即周禮之所謂閒祀耳魯儒論禘祫聚訟紛
然其實祇辨吉時兩事而已今即毛傳義而申明之傳
云夏禘祫秋禘祫嘗則禘祫時祭非吉祭可知凡經典多
言禘少言祫言禘必連言嘗中庸云明乎禘嘗之義祭
統云禘嘗之義大又云魯內祭有大嘗禘嘗為四時祭
之一禘為四時大祭之一於夏則言禘於秋則言嘗言
禘知禘為四時大祭亦言嘗知禘乃四時之一祭也祫
唯見於公羊穀梁及曾子問大抵皆吉祫非時祫然公

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韋玄成何休鄭玄皆以爲一禘
一禘此蓋於吉禘之後新主入親廟行其常祀而言之
是四時有禘矣漢書匡衡告謝廟錢云天子閒歲而禘
謂時禘也則知謂有禘無禘與禘禘一祭二名以時祭
而混入於吉祭之說者皆非也傳云諸侯禘禘不禘當
天子禘禘又禘當則禘禘非四時常祭可知藝文類聚
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三歲一禘此周禮也
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文疑有誤奪當云三歲一禘
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三歲一
禘吉祭也百王之通義故云先王之禮也三歲一禘五
歲一禘時祭也夏殷之未備故云此周禮也當三年則
禘當五年則禘較時祭爲大也說文云春祭曰祠祠夏
祭也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曰禘禘大合祭先祖親疏
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禘許以祠祠禘禘禘連篆則皆謂
時祭可知是固以說文爲定論矣說苑脩文篇言四時
常祭之外亦云三歲一禘五年一禘可見西京舊說悉
有師承則知以三年喪畢之禘禘而誤爲時祭三年禘
五年禘本爲四時之殷祭而又或誤爲吉祭者又非也
傳云夏禘秋禘則禘禘定以夏秋可知明堂位言季夏
六月禘周公禘記四月故禘在孟夏獻子改爲孟秋行

禘故譏其失禮此禘在孟夏之證也孟夏禘孟秋禘
子改爲孟秋禘則廢一禘祭矣天子諸侯之有禘必有
禘當在孟秋也通典禘禘上引崔靈恩說禘以夏者
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
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
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
也此卽本毛傳禘屬夏禘屬秋之義也若吉禘吉禘本
無定月周禮鬯人疏引賈逵服虔說三年終禘遭烝嘗
則行祭禮則與時禘時禘其禮有定時者不同天子吉
禘行於路寢大廟長發是也時禘時禘行於大祖廟雖
是也諸侯特祀卽吉禘合會有吉禘及時禘時禘禘
於大祖廟諸侯大祖廟卽大廟也魯參用天子禮故吉
禘在新宮其吉禘及時禘時禘皆行於路寢大廟詩傳
可攷也詩言秋而載嘗載與再通載嘗者旣行秋禘再
行秋嘗也故傳言諸侯秋禘則不嘗禘禘並重故傳先
言夏禘則不禘按下文夏而福衡句而爲言也秋而載
嘗知五廟皆享也夏而福衡知大廟特禘也則經于秋
言嘗而不及禘于夏雖不明言禘而實行禘而又不及
禘傳乃補經義以申明之衡古橫字福衡者謂以橫木
偃束之傳但云設牛角而不言橫木者文義易明耳說

文福以木有所逼束也詩曰夏而福衡地官封人凡祭
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鄭司農注云福衡所以福持牛
也謂夕牲時案鄭與許並同毛義祭前夕之牛必設福
衡者卽穀梁傳展斛角而知傷之意杜子春解福衡以
爲持牛令不得抵觸人豈是謂歟此言祭夕飾牲下文
乃正說禘事○文十三年公羊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
駢牝此傳所本也說文云牝特也詩作剛卽牝之假借
字牝爲特於白言牡於駢言特互詞也檀弓殷人尚白
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駢鄭注云駢赤類是白赤皆純
色何注公羊謂駢牝爲赤脊之牲則其色非純矣案此
詩上言夏禘下言犧尊房俎及萬舞之樂皆是以祀魯公也
禮而詩言白牡必兼言駢剛者祀周公亦以祀魯公也
魯用天子禮樂故魯與周可比而論之禮記明堂位言
魯公祀周公於大廟知此大廟非周公廟也周公於時
爲魯禘廟魯公以夏禘奉禘廟主祀大廟與周公奉文
王考廟主祀清廟其禮相同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也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卽大廟之
前堂也魯大廟與天子路寢明堂同制周制天子親廟
四與大祖廟而五與二祧而七諸侯止五廟無二祧魯
亦無二祧而立出王廟如二王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

以文王爲大祖大祖不遷不毀周文王武王皆爲受命
之王魯周公皆爲受封之君亦不遷不毀然周至
懿王之世立文王爲文世室孝王之世立武王爲武世
室前此未有也魯世家周公旦子魯公伯禽子考公酋
弟煬公熙子幽公宰弟魏公潰子厲公擢五世服盡臣
子一例其廟遷毀魯自魏公之世周公之主當遷於大
廟故卽以大廟爲周公廟不毀厲公之世魯公之主當
遷於大廟故卽以大廟爲魯公廟不毀大廟路寢
大廟也大室路寢大室也宗廟毀主藏於廟室之面壁
周公魯公不毀故遂以路寢大廟爲周公廟路寢大室
爲魯公廟此魯廟制之大凡也不則魏厲已後別立大
廟大室則魯有七廟矣不立大廟祀周公大室祀魯公
則周魯皆遷毀矣大廟之祀周公不始於遷毀之日而
實始於受封之時但受封周公尚在親廟因禘而升祀
大廟至當遷毀之後則其主奉於大廟則大廟之祀周
公在成王之時以大廟之奉周公主乃在魏厲之後春
秋經桓二年納郛大鼎于大廟臧哀伯諫證之以清廟
茅屋昭其儉德則大廟卽清廟也穀梁傳以爲受賂而
還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則此大廟爲周公廟也天
子吉禘在路寢明堂諸侯謂之特祀在新主廟故閔二

年始僭吉禘之稱而於莊公新廟不於大廟文二年有事于大廟僭行天子吉禘在明堂之禮故春秋書有事公穀皆以爲大禘此僭禮之失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亦謂周公之弗受也周公至僖十八世魯公至僖十七世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孔疏云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議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於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與案記文當作魯公之廟世室也此因周有文世室又有武世室故遂以武公之廟足其數此失當成公立武宮之世遂以改竄明堂位之文耳世室夏之明堂重屋殷之明堂世室亦爲大室春秋文十三年秋大室屋壞左傳杜預注云大室大廟之室孔疏云左氏先師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漢書五行志中春秋經大事于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

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
 將墮周公之祀也引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
 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然則前堂大廟為周公
 廟中央大室為魯公廟左氏先師舊說信有明證矣周
 公受封不之魯魯公雖始受封而實出自周公故祀不
 偏重周魯之在魯猶文武之在周也魯之禘祫周魯合
 祭於大廟大室猶文武合祭於清廟明堂也故曰魯王
 禮也明堂位言禘周公詩言祀周公亦祀魯公皆所以
 頌僖公能修廟祀之禮迨僖公子文公不於大廟聽朔
 浸致大室屋壞魯公廟壞則周公之廟亦因之而不修
 故孔子錄僖公詩有以也此因詩言合祭周魯而因詳
 證魯國廟祭之制如此又案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
 喪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
 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預注云宗廟所出王之
 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周廟文王廟周公之廟即祖廟也
 杜元凱注甚見明晰文王為魯大祖故廟為宗廟此即
 王制昭穆之大祖廟也周公為魯始祖故廟為祖廟此即
 廟祖廟周公大廟此即月令左右个之大廟也周禮天
 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
 大裘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司農即引顧命王崩陳

實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行事之見於經者以爲證又
與左傳納郛大鼎於大廟臧哀伯諫置路器者合是周
大廟亦稱祖廟矣解之者往往於昭穆及左右个兩制
不明則大祖廟與大廟混而合之宗廟與路寢併而同
之是不可以不辨路寢詳見下○犧沙聲同沙讀爲娑
假俗字也傳云有沙飾疑沙下奪羽字正義云此傳言
犧尊有沙羽飾是正義本有羽明堂位尊用犧象山鳥
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鄭同毛說亦有羽皆可證周禮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云獻讀
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翡翠卽羽也鄭志張逸問曰犧讀
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
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禮
器犧尊疏布鼎疏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
尊也案此鄭注卽鄭志沙爲鳳皇其實沙爲羽之狀非
必謂鳳皇也禮記述聞引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
犧尊淮南子俶真篇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犧尊木
質而畫以沙羽爲飾阮湛以爲牛飾王肅以爲牛形悉
爲臆說執競傳云將將集也集猶合作也犧尊朝踐之
尊始祭而合作之將將然也王肅將將訓美盛失之魚
當作炮釋文蒲包反與六月韓奕之魚音甫九反者別

也瓠葉傳毛曰炮單言炮連言毛炮傳云豚者封人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傳所本也鄭注云毛炮豚者爛去其
毛而炮之周禮作炮不誤禮運掉豚注掉肉加於燒石
之上鄭讀掉與掉同祭用毛炮豚即上古掉豚之遺意也曲
禮左穀右載穀為豆實則載為簋實鄉射記薦脯用簋
五臟祭半臟橫于上古文臟為載是載在簋也天官籩
人朝事之籩有臠加籩有臠說文載大鬯也大鬯即臠
也載乾物羹濡物載羹猶脯醢也傳謂載為肉肉乾肉
也羹為大羹羹羹羹者亨人祭祀共大羹羹羹傳所本也
大羹實於瓦豆說見生民篇爾雅肉謂之羹廣雅羹謂
之湑則羹者肉湑之名不加菜和為大羹羹加菜和為
羹羹菜謂之羹故又謂之羹羹公食記羹羹牛羹羊苦
豕薇皆有滑特牲記羹羹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苣
采蘋釋文引鄭注云羹三足兩耳有蓋和羹之器也明
堂位俎用俎俎又云俎有虞氏以俎夏后氏以俎殷以
俎周以房俎詩稱周器故言大房記稱四代之器故言
俎有俎俎傳云半體之俎也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
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蓋房之言旁也全烝全體之俎
則房烝為半體之俎故左傳謂之體薦天地用全而宗

廟用房也飲卽饗饗亦行於廟也凡宗廟舞諸侯以羽
唯天子兼以干萬舞有干有羽也春秋宣八年夏六月
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釋萬入去籥此周公廟用萬
也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此羣廟不用
萬也詩爲祀周公故萬舞矣傳云洋洋衆多也者明堂
位朱千玉威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
朱千玉威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爲舞數衆多也
韓詩傳萬大舞也○孝享也孝孫慶猶福也案此已下皆
逸禮禘于大廟祝稱孝子孝孫慶猶福也案此已下皆
嘏辭也震動生民時邁同騰烝十月之交同不動無敢
動搖也不烝無敢烝陵也傳釋壽爲考三考義未聞疑
考乃老之誤張衡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
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又新序禮事五詩曰壽胥與
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下章壽三家詩釋爲老則
與此三壽爲三老義同箋云三壽三卿也應是申成毛
訓椒聊傳朋比也古比方比合不分上去聲三壽作朋
意謂君與臣合德也○公車千乘此賦兵之車數也司
馬法有二說一說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
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櫟馬一說云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
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櫟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
家革車十櫟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
井三萬家革車百櫟士千人徒二千人案前一說甸出
後一說成出而推四甸爲縣出四縣四縣爲都出十六櫟
同何休宣十五年公羊注十井共出兵車一櫟包咸論
語學而注方里爲井十井爲櫟百里之國適千櫟也是
爲一櫟起十井一同出千櫟而不知周初大國百里賦
止百櫟其後益封方五百里於是大國車千櫟矣論語
道千櫟之國謂成國也井邑丘甸縣都出賦法通成終
同出軍法說者混爲一制非也千櫟亦有二說一說以
一櫟七十五人計之千櫟當有七萬五千人一說以一
櫟三十人計之千櫟當有三萬人出軍之千櫟與出賦
之千櫟本自不同如以出軍當出賦則千櫟三萬人僅
充二軍爲次國不足充三軍爲大國傳云大國之賦千
櫟賦出賦也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此軍
與賦不同術也魯所出之賦千櫟人數當餘羨於三軍

不當退減爲二軍致不合大國三軍之號理甚明也昭
八年秋蒐于紅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衡革車千乘此謂
魯蒐軍實也明堂位成王封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此
謂魯車大數也皆出賦而非出軍固有此七萬五千人
之多也禮記坊記制國不過千乘疏引五經異義云公
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
許叔重說得之矣傳云朱英矛飾者挾下句二矛爲訓
清人二矛重英傳重英矛有英飾也彼言英此言朱英
則英飾謂朱也飾縣毛羽其色朱正義謂絲纒而朱染
之非是滕縮小戎同緣滕弓飾也弓納諸轡而纒之緣
其飾也二矛詳清人篇重弓二弓云重於轡中者卽小
戎篇所謂交轡也轡讀與轡同○公徒三萬此出師之
軍數也徒卽司馬法徒二人徒二十人徒二百人徒二
千人也鄭箋以三萬爲三軍正義引鄭志答臨碩謂此
爲二軍有此兩解案三萬二軍是也詩意先言賦後言
軍千乘爲賦三萬爲軍故重弓言備豫之事實用遞減之
從戎之飾文義顯然蓋家賦軍徒四事實用遞減之法
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
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於家任之人定賦約十而用一

一秦七十五人千秦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
人是於賦秦之人定軍約二而用一二軍二萬五千人
是於軍興起徒約三而用二故古者比年簡徒三年簡
車臨陳行師亦復還徒治兵周禮天子六鄉六軍六卿
掌之小國一鄉一軍一卿掌之次國二鄉二軍二卿掌
盡行故大國三軍三卿其一卿一軍畱守二卿二軍出
征伐襄十一年公羊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
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
云諸侯大國四軍此謂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
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作三軍傳云古者天
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昭五年舍中軍傳云
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穀梁亦謂魯當用二軍公穀
傳皆就魯出師之制言之何休隱五年公羊傳注云禮
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六師三見於詩莊十六
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諸侯一
軍之證也詩言公徒三萬此方伯二軍三軍之證也齊語萬
人爲一軍公帥中軍國子高子帥二軍三軍三萬人雖
是變古然亦通率方伯二軍之制爲之傳云貝飾謂以
貝爲飾穆天子傳朱帶貝飾三十與此貝飾同云以朱

綬綴之者說文綬綬也綬綬也古文作綬朱綬謂以染
朱之綬綴貝於冑正義則誤爲綴甲也○增增眾爾雅
釋訓文郭注云眾夥之貌下武賁傳皆云應當也史記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孟子作膚趙注膚
擊也丁公著作應膚應聲同當擊義同沔水傳懲止也
史記引詩荆舒是徵徵古懲字承與懲亦聲同故懲謂
之止承又謂之止箋云天下無敢禦之禦亦當也止也
案下二章頌僖公伐淮夷及荆楚此章先追美周公伐
功與殷武篇述成湯時氏羌享王同其篇例小雅漸漸
之石刺幽王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則周初之戎狄荆舒
率服可知也僖公唯從齊伐荆若戎狄與舒未嘗有事
孔仲達疑不能明要誤於鄭謂夸美僖公耳孟子滕文
公篇引此詩而釋之云周公方且膺之又云是周公所
膺也此其明證矣舊分章自享以駢儀以下三十八句
爲一章章首從祀帝祀饗說起因而享祀大廟備陳魯
以天子禮祀周公工祝致告於僖公作嘏下又極陳兵
賦之大征伐之美工祝又致神之意再作嘏此皆在廟
中美周公不頌僖公也觀舊分章知古說之不可易○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嘏孝孫之辭少牢禮工
祝嘏主人之辭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亦此意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疏泰當作大釋文作大山韓詩外傳說苑稌言

嚴節南山傳嚴巖積石兒大山積石之最高大者也詹

至采綵同至者言所至境也魯邦在大山之陽詹韓詩

外傳說苑作瞻風俗通義山澤篇初學記地部引詩皆

作瞻義異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博有龜山水經汶水

注龜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管子望山懷操故琴操

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

歸龜陰之田是也案今山東泰安府新泰縣西南有龜

山哀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于蒙杜注云故蒙陰城

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顯與國在

蒙山下然則論語之東蒙即蒙山矣今蒙陰縣在山東

沂州府○傳云荒有者荒與撫通爾雅撫有也郭注引

詩作撫葉鈔釋文引韓詩作荒至也箋荒奄也義並相

近大東魯東境海邦即魯東境之極邊左傳管敬仲曰

齊大公所履東至于海猶此意也服淮夷詳泮水篇箋

云魯侯
謂僖公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貉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貉蠻貉而夷

行也南夷荆楚也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傳若順也疏鳧

在今鄒縣西南漢書地理志魯國驪故邾國繹山在北

案邾魯附庸國故繹山在魯字也邾後改爲鄒或作驪

繹俗作嶧與禹貢嶧陽爲葛嶧山者不同繹山在今山

東兗州府鄒縣東南徐讀爲邾說文魯東有邾城段注

云周禮雍氏注伯禽以王師征徐我劉本徐作邾魯世

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是

楚所取之徐州卽邾地書序曰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

蓋邾也案此卽徐邾聲通之義矣宅居皇矣同徐宅邾

戎之舊居○傳文淮夷下各本奪蠻貉二字今補江漢

傳云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以釋經之夷字此傳

云淮夷蠻貉蠻貉而夷行也以釋經之夷蠻貉三字今

轉寫者不知經文複句之例因謂蠻貉重文刪去二字

以致文義不明淮上之國不與華同故席之曰夷淮夷在魯東南故更以南蠻東貉評之也傳云南夷荆楚也者楚亦夷也居中國之南方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也殷武傳荆楚荊州之楚國也僖四年春秋經公會齊侯伐楚楚次于涇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八月公至自伐楚楚此僖公伐荆楚事也若順烝民同順讀國語諸侯稱順焉之順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傳常許

魯南鄙而鄙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疏

純嘏皆大也眉壽言常也卷阿云純嘏爾常矣常魯南鄙

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嘗邑所由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杜預左傳注云薛魯地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鄰之境索隱云常蓋田文所封邑案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周滕國在今滕縣西南而薛城又在今滕縣東南常邑近薛是爲魯

之南境也齊語齊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棠
作常不審卽魯頌之常抑春秋之棠歟許魯而鄙箋云
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
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案今河南許州中隔陳
衛成王營雒邑時以爲周朝宿邑許田在魯之西而周
公朝宿在焉是卽魯之西境也鄭與魯易假許田在隱
桓之世則許田久屬於鄭疑魯南鄙之常自莊閔而後
或又屬於齊故頌僖公復故宇乃就故宇極邊邑言之
耳孔仲達謂僖公得許田而春秋闕漏恐不然矣傳以
常許爲魯南鄙而鄭鄭不得明文遂以許爲許田而又
推本薛殤之嘗卽詩之常邑皆以申傳而仲達爲易傳
亦非晏子襟上篇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是魯有
許邑矣然齊在魯東北不應起師伐魯而邑與許爲面
鄙不合縣傳云宇居也○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僖公
燕飲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也與羣臣
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兒齒亦壽
徵案兒古覲字爾雅
云黃髮覲齒壽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傳

徠徠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桷也易大貌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傳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奚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曼長也疏徠徠唐石經作來水經汶水注汶水面南流逕徠徠山面山多松柏詩所謂徠徠之松也鄒

山記曰徠徠山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界亦曰尤徠之山

案徠徠山在今泰安府東南新甫山在今新泰縣西北

漢武帝改稱宮山度古劇字八尺曰尋說文云周制寸

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尋度人之兩臂

為尋八尺也爾雅釋宮桷謂之桷傳所本也說文云桷

桷也桷方曰桷周謂之桷齊魯謂之桷易者席之假借

字禹貢海濱廣席夏本紀地理志皆作廣易此易席聲

通之證也說文席卻屋也段注云卻屋者謂開拓其屋

使廣也俗作斥作斥文選魏都賦注引蒼頡篇云席大

也○傳云路寢正寢也殷武傳亦云寢路寢也兩詩皆

於篇末亟言修治路寢之事劉向說苑修文篇春秋曰

壬申公燕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為或言高

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曰左路寢三
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
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
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
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
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
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
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尊
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案此春秋魯定公十五年
之傳也路寢十二室之總稱其路寢之中即大廟始封
君之主在焉故謂之始封君之寢繼體之君疾病瘳
不在此也左居東即青陽大廟故謂之左路寢右居西
即總章大廟故謂之右路寢前南堂爲明堂承乎明堂
之後故路寢又謂之承明魯與周同制此必積古舊說
路寢居宮之中央右社稷而左宗廟故經言路寢必連
及新廟也劉向別錄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而又云左明
堂辟離右宗廟社稷何休注桓二年公羊傳云質家右
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然則劉子政所言蓋
殷制也殷宗廟在路寢之西周宗廟在路寢之東則宗
廟在路門內路寢之左此其義證故魯語云合神事於

內朝是也上公九命國家宮室以九爲節城方九里宮
方九百步三乘之得三百步者九與天子宮城之制同
前有門朝後有寢市各三百步者三路寢制如明堂方
三百步其左右亦各三百步五廟並列可容也夏官隸
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詩
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呂覽季春紀及
淮南子時則篇薦鮪于寢廟高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
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案凡五廟之制前廟後寢毛詩新廟奕奕三家詩作寢
廟繹繹奕奕高大繹繹相連作奕奕者據毛以改三家
也毛詩作新廟傳云閔公廟與穀梁傳新宮爲禰宮者
同以僖公爲閔公後而連及之特舉五寢廟之一耳與
三家詩實無異也唯鄭箋以爲姜嫄廟○傳文有大夫
公子奚斯者上奪復句經文奚斯所作四字當依小箋
補正奚斯公子奚斯卽魯大夫公子魚也傳中廟字小
箋改從詩字奚斯所作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
與節南山巷伯嵩高烝民末章文法皆同文選兩都賦
奚斯頌魯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是詩公子奚斯所
作也毛與韓不異偃師武虛谷援楊子法言後漢書曹
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尚碑大尉劉寬碑綏民

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
表一一可證說詳段氏經韻樓集案段說是也鄭意魯
頌四篇皆史克所作故解奚斯作闕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
韓異不知史克作駟奚斯作闕宮史克見左傳在文公
十八年至宣公世尚存見於國語奚斯見於閔公二年
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闕宮之詩則奚斯作闕宮必在史
克作駟之前此其顯證矣嵩高其詩孔頌其風肆好傳
云肆長也曼肆訓同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
辭君章句亦云曼長也

詩毛氏傳疏卷三十

長洲陳奐學

邶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邶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疏)

邶五篇皆商詩堯之時契封於商湯有天下

仍舊號焉今陝西商州是其地魯大師有商頌故孔子得錄之也

邶一章二十二句

邶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邶爲首

(疏)成湯功成作大漢之

樂繼世子孫祀其先祖作此樂歌也國語閔馬父之言曰管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邶爲首是爲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爲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

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而非自孔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司馬貞駁之矣古甫父通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奏鼓簡簡衍我烈

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利之祖

也假大也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傳

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

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

萬舞有奕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

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

咎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夷說也先王稱之

曰自古古曰在咎咎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顧

予烝嘗湯孫之將疏言則曰猗與猗於爲歎詞與平皆語詞歎美歎也辭當

言則曰猗與猗於爲歎詞與平皆語詞歎美歎也辭當

也周禮戰功曰多執鼓節下管之樂書云下管執鼓其

義證也詩於章首言執鼓節下文又言執鼓淵淵嘽嘽管

聲是執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也足鼓今禮記誤倒

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置鼓禮記作楹鼓繁露作

程鼓程楹古聲同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爲言樹

也禮記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箋

置讀曰植禮記注及廣雅曹憲注引詩作植毛詩作置

或三家詩作植夏足殷置周縣傳引禮記明堂位文以

明三代執鼓之制有虞氏有執鼓其制未聞也有瞽傳

云縣鼓周鼓也執鼓也周人以執鼓爲縣鼓此詩言

殷制執鼓爲置鼓殷改夏之足鼓周又改殷之置鼓然
儀禮大射儀設建鼓周亦未嘗不用置鼓所易爲縣者
唯執鼓耳鄭解詩執與鼓爲二直謂殷人之鼓皆置而
周人之鼓皆縣毛傳禮記皆不合篇中兩言執鼓兩言
鼓鼓即四面建鼓也執競傳云簡簡大也四面建鼓閒
作其聲大也衍樂南有嘉魚同烈功烈也詩祀成湯故
烈祖爲湯有功德烈之祖是傳明以烈祖指湯正義則云
美湯之先公誤也烈祖爲湯湯孫爲湯後世之孫湯孫
猶孝孫也假訓大綏安成平也言湯孫奏此大濩之樂
以樂我烈祖安享我大平之福也思語詞案此大濩之樂
樂奏樂下文即本此而申言之○執鼓淵淵說文引作
鼓鼓聲廣雅聲聲也采芑傳淵淵鼓聲也淵淵然管
字有駉作咽咽亦俗字管堂下管樂也執鼓淵淵然管
則嘽嘽然和言其應節之聲和也管即簫也大射儀云
簫在建鼓之間又云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管謂吹簫以
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蕩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
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平訓正何彼懷矣同今本傳
文正下衍平字宜刪周語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
平此即既和且平之義也依訓倚大射儀云鼓倚于頌
磬而絃周人縣鼓於頌磬之而般人當置執於頌磬之

面傳實本禮經爲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
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其意指頌磬爲西方象
成之樂言之而不明言而者所該又不專指頌磬一器
也眠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是播鼗而笙磬亦無不應
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奏擊鑠有編鐘以應之
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也又孟子萬章篇集
大成也者終條理也金爲鑠鐘玉爲特磬金奏鼓鑠鐘樂
之也者終條理也金爲鑠鐘玉爲特磬金奏鼓鑠鐘樂
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鄭注中庸云振猶
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振與詩義亦合箋云
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異言之鄭謂磬爲玉磬足以補明
傳義矣考工記梓人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白虎
通義禮樂篇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清
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
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竝
與傳義同周尚臭般尚聲此禮記郊特牲文也傳引之
以爲般尚聲之證周尚臭類及之與上文言般置鼓而
周縣鼓連及之同其例耳蓋湯武皆以武功定天下天
下大平乃更制作焉故傳每舉般周以見今古改革之
大端也郊特牲般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

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孔疏
云尚聲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謂搖
動也闕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殽之言鬼神在天
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
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矣謂奏樂三止者金
奏也升歌也下管也下管爲第三節三聲告止然後殺
牲入祭此般人尚聲繁露質文篇云先用玉聲而後烹
○赫爲盛穆穆爲美正是贊歎成湯之樂所以終般人
尚聲之義其間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釋此湯孫謂湯
爲人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爲人子孫
之道以爲後世子孫法也箋易傳湯孫爲大甲正義從
王肅以經三湯孫皆謂湯爲人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
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
何解乎傳必有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庸
讀爲鑄古文假借字康爲大鐘則鼓爲大鼓靈臺賁鼓
維鑄傳賁大鼓也鑄大鐘也義與此同經言數傳云數
數廣雅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繹繹盛
貌數驛驛竝同盛者謂聲樂盛也賁之初筵簫舞笙歌
傳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此言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
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萬舞以干羽見簡兮

傳何注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
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
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
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
舞己之樂明有制也案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
王樂爲文舞周舞以大武爲己樂以大濩爲先王樂商
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
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之
義也經言奕傳云奕奕墨子非樂上篇萬舞翼翼章聞
于天翼翼與奕奕同奕奕閑又采薇傳翼翼閑奕翼一
聲之轉故竝有閑訓閑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閒閑
閑爲往來皇矣閑閑爲動搖竝與舞容義近此自執鼓
淵淵至萬舞有奕八句皆極陳殷樂之盛美有瞽云旣
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是也
我有嘉客已下八句有瞽云我客戾至永觀厥成是也
○夷說風雨同懌亦說也版傳懌說也亦不夷懌亦夷
懌也不語助釋文作繹傳自古各本作在古誤魯語其
輯之亂曰自古在管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
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管管曰先民
毛傳正用國語韋注用毛傳作自古今據以訂正小旻

傳亦云古曰在管管曰先民云有作有所作也者作作敬所謂傳恭也章注云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也爾雅恪敬也說文憲敬也憲恪古今字○烝嘗時祭也將大也謂祀事大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疏

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號為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說同鄭注王制殷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蓋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太祖廟為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而不毀故殷人六廟然則中宗應毀矣詩篇末云顧子烝嘗烝嘗時祭及四親廟此為祀中宗親廟之樂歌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傳秩常申重

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

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傳酤酒賚賜也戒至醴

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約軼鎔衡八鸞鵠鵠以假

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

無疆傳八鸞鵠鵠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顧子烝嘗

湯孫之將疏箋云重言嗟嗟美歎之淚上篇傳烈祖謂

初筵同箋云祐福也申訓重重下也烈祖同也扶常賓之

茲祉福惠我無疆彼傳言文王錫子孫以無疆之祉福

此言成湯重錫子孫以無疆之常福文義正同及爾斯

所猶云以迄于今也○傳訓酤為酒清酤信南山早鹿

謂之清酒既載清酤猶云清酒既載也賚賜爾雅釋詁

文成平也賚我思成冢上文申錫之意言烈祖成湯賜

我子孫有此大平也閔宮傳云羹大羹鉶羹也大羹不

和五味和五味實於鉶謂之鉶羹則和羹為鉶羹也說

文篇五味盃羹也引詩作羹小篆作羹案亦有與既載

對文言既載清酒亦有和羹也鄭箋以和羹喻諸侯有

和順之德杜預注昭二十一年左傳言中宗與賢者和齊
可否其政如羹此皆泥於晏子引詩釋和羹之義不知
晏子偕和羹之和比況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喻
也爾雅饔餼至也郭音屈節南山箋屈至也饔屈戒三字
聲義相通傳訓戒爲至者言神靈之來至也平和平也
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饔讀與總同假
俗字也東門之枌箋饔總也禮記作奏饔奏雙聲假左
傳作嘏嘏者本字假者假俗字傳既分釋之而又總釋
之云總大無言無爭也者言承祭之孝孫與助祭之諸
侯能總集大眾無有言語無有爭訟美其心平而德和
禮記中庸篇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引詩曰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所謂敬信者亦是無言無爭之極至矣
綴安也眉壽黃耇皆壽徵言安我以無疆之福壽也此
自既載清酌至黃耇無疆正言祀事○約輶鎔聲彼傳但
芑篇聲當作鑿采芑瑋瑋聲庭燎將將鑿鎔聲彼傳但
就鑿聲言之此傳鶴鶴就諸侯助祭言之故云言文德
之有聲也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與
此文德同假讀爲嘏故訓大以假以享與我享句
同將享假享皆謂大享享獻也傳將皆大也臣工迄用
康年傳云康樂也執說傳云穰穰也來享唐石經作

饗誤來假來享猶云以假以享也湯孫指祀中宗者說中宗爲湯之玄孫則祀中宗湯猶在親廟之列本諸湯者猶章首稱烈祖之意云爾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疏)

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

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薨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案鄭箋未祫祭先禘廟釋文以爲此是後本與禘禘志不同者固以後本爲定論矣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于練焉壞廟爲證又何注閏二年公羊傳云禘之于新宮然則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夙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隣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尚饗士於未祔設祭禮亦然也此箋本諸侯禘禘以爲言也諸侯三年

喪畢特祀新主春秋僭稱之爲禘禘而後祫於大祖入
親廟而行時祫時禘與五廟同天子三年喪畢大禘於
路寢大廟猶諸侯特祀新宮唯典較重大耳禘畢而祫
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親廟之詩玄鳥祀
高宗爲祫祭大祖廟之詩
故遂改序祀字當爲祫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玄鳥皐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

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禩而
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傳芒芒

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傳武丁高宗也勝任

也龍旂十乘大櫜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

海傳幾疆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般受命咸

空百祿是何傳景大員均何任也疏玄鳥一名鳳又名

燕詳燕燕篇昭十

七年左傳玄鳥氏司分者也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
至傳云春分玄鳥降以釋經玄鳥降之義簡狄帝嚳之
妃契之母也有姚氏簡狄母家之國名高辛氏帝嚳帝
嚳也祿祿宮祈子之宮也簡狄於玄鳥至之日因祈祿
而生契契為湯之先祖堯始封於商後為湯有天下之
號傳釋此以明經天命生商之義也帝高辛率妃簡狄
祈祿生契生民傳言率妃姜嫄祈祿生后稷自是一時
之事在帝高辛世已有郊祿之宮周人立姜嫄廟為祿
宮般人或立簡狄廟為祿宮也鄭注月令云高辛氏之
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世以為媒官嘉祥而
立其祠焉據此則祿宮始於殷世矣鄭注禮記與毛詩
傳不同至箋詩亦不言郊祿生契其意亦不從毛詩傳
也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玄鳥感陽而至其來
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
玄鳥至日有事高祿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
生商此與毛義合○閼宮傳宅居也書序云自契至于

成湯入遷成湯始遷居亳其後盤庚五遷治亳之殷地
卽成湯舊居武丁祖亳亦從成湯舊居詩爲祭武丁而
作故推本乎天命生商之始必以居殷土而言之也襄
四年左傳亡古亡禹迹畫爲九州杜注云亡古遠貌大與
遠義相近古自亡也武湯爲古則武丁爲今也帝天也
正訓長長猶常也說文或域一字或謂之有域亦謂之
有也殷土邦畿內四方邦畿外方命厥后方四方后君
也言天於四方乃命武湯爲天下君也奄有九域薛君章
文選潘勖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奄有九域薛君章
句云九域九州也此九有卽爲九域之假字矣爾雅釋
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
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
齊曰營州孫炎郭璞竝謂此蓋殷九州之制○王肅謂
先廟號稱高宗詩人祿祀作歌稱武丁殷尚質或以名
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祿祀作歌稱武丁殷尚質或以名
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
丁倒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邢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
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是而
箋則以爲武丁之孫子恐非傳義爾雅勝克也任與克
義同說文任保也案篇中曰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

皆謂湯也長發傳武王湯也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
言武湯則此武王爲湯易明矣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
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
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
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任之也經上三句從湯下及高
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
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始同義箋以勝爲勝伐而以武
王爲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
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云此武丁爲人之
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
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觀禮侯氏載
龍旂十乘元戎十乘也說文饔或作糒特牲饋食禮注
古文饔作糒天保洞酌傳皆云饔酒會也釋文引韓詩
云大饔大祭也鄭改序文祀爲祫其本韓詩歟○說文
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畿周禮大司馬九
畿故書畿爲近鄭司農注云近當言畿畿近聲之轉王
制千里之內曰甸是古者以千里之內曰甸亦曰畿也
傳訓畿爲疆言王畿之疆界也千里以開方而言之也
肇域彼四海肇始域有也王肅云般道衰四夷來侵至
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此殷之四海也箋云假至也祁祁眾
多也景與京通京為大故景亦為大也員讀為圓說文
圓圍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即土均周禮度
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即均齊是員為均也傳釋景員為
大均與長發幅隕為廣均訓雖同而意實異長發廣均
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海來假來
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距河故
詩人言四海之朝貢來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楊州
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融
本亦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尚書則今古文皆作均
矣詩書義同咸宜言皆合義也古宜義通用隱三年左
傳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譽之命以
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是宜為義也又昭
七年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何施
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
之賜案傳訓何為任正本左傳何俗作荷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大禘也

疏

大禘吉禘也般人無二祧其時禘於大

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歿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

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

祫於太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禘般人以契為大祖

未於太祖廟行大禘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即

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為大序云大禘則非

時禘矣周語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漢書韋玄成

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

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

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禘上晉博

士徐禪引許慎舊說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大

廟以致新外者也說文云禘部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

又云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案五歲禘為時禘

三歲禘為喪終之禘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

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圜丘南郊明堂若

喪終之禘即於路寢大廟出主而陳之以合會時禘止

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喪樞云是為郊宗之上

復有石室之祖虞夏殷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聃曰天

子崩國君歿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

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此卽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縉而行事也天子諸侯崩薨親廟之主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卽路寢大廟也是親廟徧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食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禘不於大祖廟而於大廟是僖天子路寢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也汲冢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此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食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吉禘周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栗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卽知殷矣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爲殷之大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稷爲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故遂以此大禘爲南郊祀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

夫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娥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
鄭注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
并及伊尹似皆不合元和惠棟禘說定為吉禘成湯之
詩與竊謂殷人以成湯為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
於路寢大廟而即以為成湯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
禮必以成湯為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為
禘主周固因於殷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
祀高宗之詩上篇為大禘而此篇為大禘歟而詩又何
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文宜從葢闕之例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沱沱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傳濬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

也疏濬洪大釋詁文玄鳥傳沱沱下當有也字長猶常也

四方外邦畿之外傳云諸夏為外者禹有天下曰夏故
畿內為夏畿外為諸夏也說文幅布帛廣也引申之凡

廣皆曰幅玄鳥傳員均也隕員皆圓之假借字箋云隕當作圓圖謂周也越語廣運百里廣運即廣均之義幅隕既長言其疆之廣大均平而又能久長也○傳釋經有娥爲契母則子爲契帝高辛氏帝嚳也將訓大謂長大也契母有娥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生子契佐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舊號故云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也殷人禘嚳大禘禘主皆合食祭天后夫人不與大禘則先妣有城當亦合食史記殷本紀云桀敗於有城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城與桀都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子墜形篇有城在不周之北高誘注云城讀如嵩高之嵩案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城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而誤鄭注書堯典云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貞以爲商即相土所居商丘亦誤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戲

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疏

國語周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玄王以

及土契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

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是玄王為契矣高

注淮南賈注國語竝同漢書禮樂志以契玄王為二人

白虎通義瑞贊篇引詩以玄王為湯皆非也桓楹即大

桓桓主為大主是桓有大訓說文廣雅竝詁撥為治與

傳同釋文撥韓詩作發發明也大治大明毛韓意同時

契為堯司徒居二伯之職故小大之國皆其總領也達

通也履禮東方之日同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說苑復

恩篇引詩皆作禮禮本字履假借字率禮不越率用也

言用禮立教而不踰越也遂視既發發行也言巡視述

職已行其教也孟子滕文公篇云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而振德之其此詩之謂與般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

傳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

孫商之祖漢書五行志謂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烈

烈威釋訓文常武傳云戡治也箋云戡整齊也相土居

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載爾整齊案相土殷之禡祖也大禘禴祖皆合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傳不遲言疾

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疏帝天也違回也不違無回德也車攻傳同齊也則齊亦同

也云至湯與天心齊者言天命無回德之心至於湯乃同於天是湯有王天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鄭注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湯升為君此三家義○不遲即疾之意晉語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箋云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與國語解湯降不遲句合傳意亦然也傳訓躋為升者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云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韋昭國語注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亦云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竝與毛詩訓合禮記注日躋作日齊齊莊也或本三家義雲漢傳假至也昭假遲遲言湯之明明德於天下者至遲遲也王

肅述毛訓假爲至是也遲遲以言不疾也箋云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禮記注云至于民遲遲然安和此三家義未審毛義然不也○祇敬也上帝是祇言敬是上帝也九圍猶九域也傳云九州說見玄鳥篇式法也帝命式于九圍言上帝命湯王天下爲九州所觀法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球玉綴表旒章

也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傳綈急也

優優和也遒聚也疏傳文球玉二字疑依箋改竄釋文

注皆云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共爲所執指小球大球鄭義非毛訓也古毛

詩當作球後人或依鄭讀改作球耳廣雅拱球法也王引之述聞以爲三家詩義與謂毛詩亦皆訓爲法法有

小大猶政有大小承上文式于九圍而言傳訓共爲法義著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其例古綴表同義連文

曾子制言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呂覽不屈篇或操表綴以善晞望若施者

其操表擬者也。擬與綴通。此皆綴爲表之義。正義云：綴表未聞疎矣。玉篇：田部引詩作「綴流云」。綴表也。本亦作綴。綴葉鈔本釋文作「綴流」。古冕旒旌旒本作「流」。流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卽有章明之義。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章表也。荀子臣道篇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荀謂「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而齊之而順之而壹之。此卽章明法度之謂也。毛爲荀之弟子，故傳訓多依師說。鄭箋訓綴爲「結旒」，取喻於旌旗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綵。鄭注郊特牲引詩作「綴」，鄭孔疏云：「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綴民之處，所使不離散解。詩各依字作訓。義本三家。○玄鳥傳云：「何任也？」競彊也。彊彊梁也。說文：綵，繇也。本傳訓「繇急疾也」。敷與布通。優優和爾雅釋訓：「文成二年左傳引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又昭二十年引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說文：憂，和之行也。詩曰：「布政憂憂。」案古憂愁作「憂」，優和作「憂」。許據詩作「憂」。憂本字作「優」。優假借字。廣雅：「憂憂行也。」蓋本三家道讀爲「擘」。說文引詩作「擘」。云束也。爾雅：「擘聚也。」擘卽擘破斧箋：道斂也。斂亦聚也。說文又云：「擘聚也。」道猶同。

受小其大其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傳其法駿大厖厚

龍和也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懣不竦百祿是總傳懣

恐竦懼也疏書序九其九篇馬融注云其法也與傳訓

拱之拱則詩其字古本或作拱駿訓大大猶廣也爾雅

厖大也詩正義引厖厚也或所見本異也說文厖石大

也厖有大義厚亦大也綴旒駿厖皆二字平列同義傳

訓爲表章大厚義竝相近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

言章明之法度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榮辱篇先王

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

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

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齊

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其大其爲下國駿蒙此之

謂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作恂蒙竝字異義同

○龍和酌同和與上章休同意箋易傳作龍吳江潘眉

云不震不動不懣不竦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與上

章一律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懣不悚敷奏其勇是

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大戴禮龍作龍句有誤奪疑出

詩三十一

後人改之也釋文敷本作傳大戴禮作傳敷傳聲同震亦動也不震不動言不震作動搖也爾雅慙竦懼也說文慙竦皆敬也慙謂之敬又謂之敬又謂之懼恐亦懼也不難不竦不恐懼也總亦聚也釋文總本又作謦烈祖傳謦總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武王湯

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苞有三槩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苞本槩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

者有昆吾國者疏般本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當作伐如詩六月帛棧左傳精棧爾雅繼旆曰棧今字

皆改作旆則此詩旆字本作伐伐誤為棧又改為旆耳

荀子議兵篇引詩作武王載發影元鈔本韓詩外傳亦

作發說文玉篇作坡發坡皆伐之假俗字今本經誤作旆因又於傳文增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旆曰旆傳義見於六月旗為九旗統稱不得以繼旆之旆獨擅旗名明

矣釋文於旆下不云旗也或唐初毛傳尚不誤箋云於是
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出伐鄭所據毛詩作伐今箋
興師出伐上亦誤衍建旆二字矣度固韓奕同謂其用
兵之固也曷害苑橋同荀子及漢書刑法志引詩作遏
遏與曷同淮南子覽冥篇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曠
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與傳害訓同○
苞本指夏桀劉德注漢書敘傳引詩作包有三桀爾雅
桀餘也桀與櫟同餘者讀書敘傳引詩作包有三桀爾雅
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櫟絕也毛韓訓異而意同莫
遂莫達不遂達也大明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傳挾達
也義與此同玄鳥傳云九有九州也載治也九有有載
言湯征伐以治九州也晉書樂志四廟樂歌九域有載
本韓詩○韋豕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咎旬之
祖在商爲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陶唐氏後有
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爲劉累也鄭語史伯曰
祝融後八姓豕韋爲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
豕韋爲彭姓也夏初豕韋爲彭姓孔甲以封劉累累遷
魯縣復封彭姓商初豕韋亦彭姓湯伐之而繼興故彭
姓之後爲商伯尊爲商滅乃封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

遷魯縣之後范勾之祖在商爲丕韋氏之先其閒丕韋
皆彭姓爲君箋云韋丕韋彭姓是也今河南衛輝府滑
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鄭語祝融後入姓已姓顧
箋云顧已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
顧卽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
人表作鼓○鄭語昆吾爲夏伯已姓昆吾顧昆吾同姓
也昆吾國卽衛帝丘帝顓頊之虛夏后相亦居茲平在
相爲寒浞子橈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
既衰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必當在相
滅之後則昆吾居衛在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
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注云昆吾曾居
許地是也或謂昆吾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
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州治是其地○書序伊尹
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湯旣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孔傳以爲
桀都安邑後儒皆依孔說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吳起
對魏武侯曰晉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
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

河有夏之居卽河南是也近儒金鶚考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北入于河國語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府洛陽縣之一證矣案夏商之際昆吾最強盛顧在其東豕韋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侯時居南亳卽今河南歸德府附郭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卽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畱陳畱當卽古桀都之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畱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耳夏本紀以爲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亡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而走定陶定陶故三農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農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柝相聞昆吾與桀遂同日滅也于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卽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復亳也此因言桀都洛陽而於湯伐情形可攷之如此

管在中葉有震且業

傳

葉世也業危也允也天子降予

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疏葉從業聲業從世聲故葉世同訓震動也業猶業業雲漢傳業業危也義與此同中世湯之前世也殷武

正義云孟子云湯以七十里契為上公當為大國過百里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

十里耳案此即中世震危之義也○經傳多言伊尹少言阿衡故傳以伊尹釋阿衡也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

衡說本毛傳漢書王莽傳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大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此與箋合阿衡為

官名則伊尹或為氏號矣殷本紀索隱引孫子兵書及墨子楚辭竝云伊尹名摯爾雅左右亮也助與亮同義

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書大傳云堯為天子舜為左右又云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

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為左右竝與詩左右同箋云商王湯也何休注文二年公羊傳云禘

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

詩中始終敘高宗法成湯之事功亦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烝入其阻裒荆之旅

傳

撻疾意也

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烝疾裒聚也有

截其所湯孫之緒

疏

古滑泰字作達讀如撻達與疾義相近釋文引韓詩撻達也撻卽達

之殷偕字毛韓意同高宗都亳殷則稱殷撻伐則稱武故傳謂殷武爲殷王武丁也云荆楚荊州之楚國也者荊州名楚國名詩中或稱荆或稱荆楚一也莊十年穀梁傳荆者楚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僖四年公羊傳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武丁先世荆楚叛殷至此乃疾伐之也○烝卽炎之隸變說文穴部突疾也本毛又罔部烝下引詩烝入其阻本三家箋云烝冒也鄭於字同毛而義用三家若闕宮字從翦商訓從戡商之例烝式針反釋文面規反誤也裒卽攄字說見常棣篇傳云聚者有係聚之義旅眾也常武傳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所兵所也截治緒業也湯孫謂武丁也武丁爲湯之孫故曰湯孫首章言武丁伐業本其

意於烈祖成湯也下文因追敘成湯之業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傳鄉所也皆有成湯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疏居猶其也鄉所采

鄉者何也鄉其居也是所與居同義○上言荆楚下言

氏羌互詞皆謂成湯時也呂覽異用篇云湯見祝網者

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新書匈奴篇亦云湯祝網而漢

陰降案漢南之國即荆楚也漢書匡衡傳言成湯懷鬼

方蕩傳鬼方遠方也氏羌西方最遠之國湯懷鬼方則

氏羌在其中央漢書五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

後漢書面羌傳武丁征而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

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范曄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

即詩之氏羌李注文選楊雄趙充國頌引世本注云鬼

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為西零漢臨羌而北塞外有

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即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為西戎

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而不過氏羌此就三家詩

說武丁亦有事於氏羌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孔晁注

逸周書王會篇竝謂氏羌爲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氏羌之民其虜也高誘云氏與羌二種夷民案高說是也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破羌隴而郡羌道氏道廣漢郡甸氏道剛氏道蜀郡前氏道又而南夷傳夜郎滇邛都荊都犍駝白馬皆氏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而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廳古而氏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氏在雍州西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氏種實近禹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詩以氏羌竝言之○周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終王先王之制也商者湯有天下之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傳辟君適過也

疏

辟君蕩同箋云來辟猶來王也承上章立訓王肅讀來辟爲邪辟之

辟非傳義○適讀爲謫北門傳謫責也說文謫罰也桓十八年左傳注謫遣也義竝相近釋文引韓詩適數也數當讀如左傳數吳不德之數毛韓訓相近適訓過禍亦過也禍適猶譴責也勿予譴責者中庸云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稼穡匪解箋謂敕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臣工篇諸侯助祭遣於廟其詩云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卽此意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

疏節南山傳監視也嚴讀爲儼爾雅儼敬也荀子儒效篇嚴嚴乎其能敬己也楊倞注嚴或爲儼傳云敬者

言天之命在視下民湯於是敬天之命以施愛於下民也○抑傳云僭差也襄二十六年左傳聲子曰善爲國

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

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案詩言不僭不濫左傳

釋之以賞不僭刑不濫毛傳正本左傳也又哀五年傳引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兩引詩

皆作怠皇獲天福命以多福皆渾括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二句之辭後漢書黃瓊傳云詩詠成湯之不怠遑遑

福二句之辭後漢書黃瓊傳云詩詠成湯之不怠遑遑

俗字封大
烈文同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赫赫厥聲濯濯厥

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疏虎傳謂商邑猶周之京師白

般曰商邑周曰京師說文邑國也商邑即商國為邦畿

內四方為邦畿外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中國京

師也四方諸夏也文義正同李賢後漢書注引韓詩文

云翼翼然盛也左思魏都賦翼翼京室翼翼亦盛大之

義極中也中土中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成湯都亳

宅四方之中以箸聲靈之盛大也詩述聞載後漢書樊

準傳後魏書甄瑗傳白帖七十六兩引韓詩及荀悅漢

紀元帝紀載匡衡疏引齊詩竝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鄭箋兼用三家義○生民傳赫顯也重言曰赫赫文王

有聲傳濯大也重言曰濯濯保安也後生後世所生之

子孫漢書匡衡疏引詩而釋之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案自二章至五章皆美湯

之伐國都毫末章頌

高宗與首章相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斲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桯旅

楹有閑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桯長貌旅陳也寢

成孔安傳寢路寢也疏文選洛神賦陵景山李善注稱

七里攷今河南偃師縣有族氏城縣南二十里有景山

卽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蓋

亳湯都名而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云咎殷武丁能

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湯武丁同都河

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卽自河而徂亳也說文丸圓也易

直者圖之意○遷訓徙是斲是遷言斲景山松柏遷徙

之以供材用猶之公劉徙豳而涉渭以取厲鍛也虔與

勅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揆下文作寢立訓縣作廟翼翼

虔爲敬猶翼翼爲敬也方斲是虔者言或斲爲桷或斲

爲楹皆持事能敬也白帖松柏類引詩作桯段氏說桯

卽桯之俗字說文木部引詩作桯淺人驛入者也手部

挺長也正用商頌傳闕宮傳云桷桷也堂高數仞則桷

題數尺故云長兒也旅讀爲臚賓之初筵傳亦云旅陳

也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咸有旅楹孔注旅列也陳

與列同義明堂位刮楹鄭注刮摩也刮摩猶磨密刮
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閑列注引韓詩
章句云閑大也○傳釋寢爲路寢闕宮傳路寢正寢也
桓譚新論云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云前堂
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
皆異名而同實者也殷路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
爲明堂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其南堂亦如天子明
堂故魯頌頌僖公營宮室必修治路寢兩詩之義正同
大祭大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故蔡邕明堂月令論
謂此爲大教之宮矣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成湯受天
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
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
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旣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
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
下之節殷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
惠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卽明堂天府是也案三朝記
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與此篇詩
意亦正脗合孔甚也寢成孔安言路寢
旣成而甚安也近說遠至所謂甚安也

卷三十終

卷三十終

武林愛日軒朱兆熊鐫